杜詩批解 七

共十冊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三

有感五首

鶴曰此詩五首其一言將帥俱受賞而使吐蕃者乃不歸其二言河北未盡服而討吐蕃者猶不已其三言河南雖平而盜賊不可不慮其四言藩鎮為害而封建不可不守其五言胡滅之後諸將多疑皆廣德初事疑是廣德元年已後逐時有感而作非止成於一時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

批襟而不與易者情事藹然三百篇之後少此容齋隨筆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故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諸公固合思升平皆是心也

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

批此五字有日感百里之悲趙曰言新戰之兵方横白骨將軍必有意於拓邊而功未立其在雲臺畫像議功者則

是舊拓邊之功也【鶴】曰按史唐自武德以来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府州縣祿山反後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當時戰爭之地宜多白骨向来拓邊之人以功畫像雲臺而今乃開其釁端連歲入寇追咎既往誰當任責故有雲臺舊拓邊之句乃所以深致其感也【澤堂】曰雲臺或輪臺恐是

乗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趙】曰遣使吐蕃未還所以用張騫乗槎為喻

幽薊餘蛇豕 蛇一作封【洙】曰為史思明未平也【趙】曰左傳曰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餘蛇豕於幽薊則今歲廣德元年正月史朝義雖滅而未有臣服者

乾坤尚虎狼【洙】曰盜賊充斥也

諸侯春不貢【洙】曰藩鎮擅命基兆於此

使者日相望【夢弼】曰望協音忘

慎勿吞青海【趙】曰戒之以無事於西羌

無勞問越裳【趙】曰戒之以無事於南夷

大君先息戰

歸馬華山陽【洙】曰歸馬于華山之陽示天下不復用也【澤堂】曰肅宗厭兵姑息遂失河朔藩鎮之禍自此始末句乃譏之也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沫】曰周禮天官惟王建國詳周公營邑於土中【趙】曰

言史朝義既滅道路亦不阻絕故舟車入而貢賦均此指言長安特用洛陽為天下之中而貢賦均焉為

譬也日聞紅粟腐【沫】曰文帝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寒待翠華春【沫】曰翠華

天子車蓋【趙】曰言賜予幣帛之厚實翠華之春和氣所及也莫取金湯固【沫】曰賈誼金城

湯池帝王萬世之業王元長策金湯非粟不守【夢弼】曰謂無恃城池有如金湯之固也長令宇

宙新【趙】曰莊子䟽云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擔故宇宙新則一洗乾坤而其命惟新矣【夢弼】曰當

一洗滌妖氛而新宇宙矣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趙】曰此公致君之曾懷矣

【澤堂】曰無取金湯之固而長令宇宙新者不過行其儉德而已今者舟車貢賦輸於京師但聞紅粟之腐

只待翠華和氣之及下則國之奢侈民之飢寒可知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彫【趙】曰丹桂耐風霜之物青梧易彫之物此引下句

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沫】曰西都賦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受弼】曰光武紀丁恭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

受鉞親賢往【沫】曰左傳分茅列土親賢並建親賢謂同姓也【鶴】曰寶應元年十月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

卑宮制詔邊【鶴】曰當時諸將後其居第嘗下詔禁止之故云

終依古封建【沫】曰封爵建國

豈獨聽簫韶【沫】曰書簫韶九成【趙】曰勸朝廷非特任元帥而已終當以封建之制待夫親賢為天子者豈獨聽簫韶之樂宴樂而已乎

胡滅人還亂胡一作盜

兵殘將自疑【趙】曰安史既滅後僕固懷恩以疑而叛李光弼以疑而沮【堂】曰強藩之始【澤】

登壇名絕假【趙】曰高祖以韓信為大將登壇而拜之名絕假則真拜之非特假節而已言諸將蒙寵如此故責以下句之報主也

報主爾何遲報主一作執玉

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批】直述此無色有詞正合【沫】曰時縉紳皆

重内任而不樂外郡故公有無色有詞之譏也 顧聞哀痛詔又端拱問瘡痍

寄賀蘭二銛 鶴曰廣德元年收京後吐蕃之亂未息考公贈別賀蘭銛詩亦云國步初反正乾坤尚風塵與此詩合當在廣德元年作

朝野歡娛後 洙曰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日摠作白頭翁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 洙曰古詩與君俱異域 飲啄幾回同 釋堂曰今雖異域相望前者相從同患不可相忘也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葭萌氐種迥 鮑曰唐志葭萌屬利州 左擔犬戎屯 鮑曰左擔疑作武擔見戍

（都記）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避地

避地歲時晩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

閬山歌（鶴曰廣德二年初春作）

閬州城東靈山白（靈山一作雪山）閬州城北玉臺碧（宋曰靈山玉臺皆閬州景也）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已一作未）那知根無鬼神會（根一作眼）已覺氣與嵩華敵（趙曰此言靈山玉臺也師曰此山雖不與五嶽之數安知鬼神不會於是）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看一作著）

閬水歌 〔鶴〕曰與閬山歌同廣德二年作

嘉陵江色何所似 〔洙〕曰嘉陵江源出散關而入于閬 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 〔夢弼〕曰蕩吐浪切廣韻槳檝屬方言檝謂之橈或謂之櫂所以急櫂謂之槳 水鷄銜魚來去飛 〔批〕少景語長〔師〕曰蓋言魚多也 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師〕曰閬州城南有山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為天下第一故曰天下稀本朝前輩嘗詠福唐詩云曉角吹殘十二枝春風樓閣酒旗飛杜陵未識三山好却道閬城天下稀蓋閬蜀同風故也 〔澤堂〕曰此是信美非吾土之感也而特古雅好句法且起句鋪叙似拖引徐緩不結之以此則不成篇法矣

巴西聞收京送班司馬入京 〔鶴〕曰巴西指綿州當是廣德二年春

徽　真

公在綿州作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本中]曰黃屋車盖也正殿引朱衣劍外春天遠巴西勑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送司馬入京[鶴]曰司馬意是班宏按舊史云為高適劍南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疑誤以司直為司馬也

羣盜至今日[批]無以上語有以上意下句猶瞿然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澤堂]曰言以世亂不得歸朝尚以忝先朝從臣不忍寵身遠去所以羨司馬之歸秦也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霑巾[澤堂]曰言司馬若登黃閣長司諫詩則是丹墀有吾故人庶幾向來共為憂國之志

有所仲之憂盖欲勉其盡言而自不盡言也

泛江 鶴曰當是廣德二年春在閬州作

方舟不用檝 希曰鄭食其傳曰方舟而下師古曰方併也夢弼曰謂並船而隨流也 極目總無波 夢弼曰謂風定也 長日容杯酒深江淨綺羅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 澤堂曰樂中有憂憂中有樂 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夢弼曰公思長安之景物也澤堂曰想見如此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鶴曰公有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則江亭在閬州當是廣德二年春在閬州作

柳影含雲幕 一作重 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 趙曰曹子建詩終宴不知疲 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

傷老大意緖日荒蕪【澤堂】曰景物甚勝別離自傷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鶴】曰王使君即王閬州也唐以正月晦日爲令節當是廣德二年正月晦日作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肎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批】驗字俗後四句同結束多紅粉【夢弼】曰謂有妓也歡娛恨白頭【夢弼】曰公自謂也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愁一作禁【夢弼】曰時景遷移已盡不得不愁也

有徑金沙軟【夢弼】曰蜀都賦金沙銀礫註永昌有水出金如沙在沙中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俯鴛鴦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趙】曰言花如錦繡而有香也【澤堂】曰十字一意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冬

傷春五首

公自註巳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巳收宮闕鶴曰詩中備言吐蕃陷京代宗出幸之事當是廣德二年在閬州作

天下兵雖滿 趙曰謂廣德元年吐蕃陷京師車駕幸陝 春光日自濃 春光一作青春 西京疲百戰 鶴曰唐以鳳翔為西京廣德元年吐蕃八寇陷鳳翔以西故鳳翔為戰爭之地 北闕任羣兇關塞三千里 趙曰公在閬中望乘輿所在有三千里關塞之隔矣 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 夢弼曰兩京陷帝蒙風塵出幸涉路而行以急故也澤堂曰清露疑誤字如註說作清路解則不妨文義 御宿且誰供 且一作有鶴曰通鑑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二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遠往收之夢弼曰蔡邕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八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也 殷復前王道 宋曰商之中宗高宗能復前王之道 周遷舊國容 宋曰平王東遷於洛邑

蓬萊足雲氣【批】逢萊足雲氣語緩而傷應合揔從龍【趙】曰豈言逢萊殿乎蓋言群臣當盡隨駕易雲從龍

鶯入新年語【批】此五字起得又别花滿故枝天清風巻幔清一作青【夢弼】曰卷與捲同草碧水通池通一作連【批】上句有托下句無聊牢落官軍速一作遠蕭條萬事危【洙】曰憂時之心切故於萬事未見其安也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别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洙】曰巴山蜀山也北望謂長安也【希】曰巴與蜀自别巴指梓閬而言也

日月還相鬬星辰屢合圍一作亦屢圍【洙】曰漢天文志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夢弼】曰漢天文志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歲至平城爲單于所圍日

月相鬪星辰合圍言
示變異而盜賊興也 天不成誅執法馬得變危機【宋】曰天文
志南宮南四星名執法中端門【趙】曰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今指熒惑而言則指程元振之
熒惑人主也【師】曰執法者大將之權也不命將以誅之則危機不得息矣 大角纏兵氣【宋】曰
天文志大角者大王帝座廷其兩旁曰攝提魏都賦奸回内顯兵纏紫微 鉤陳出帝畿【宋】曰
西都賦周以鉤陳之位註鉤陳王者法之主行宮也【師】曰鉤陳者天子之仗出帝畿言帝出幸也 煙
塵昏御道【宋】曰黃道也 耆舊把天衣 一作固無幸白馬幾至著青衣【趙】曰父老
不欲車駕之行皆牽挽帝衣也 行在諸軍闕【趙】曰言軍士稀少也 來朝大將稀
【宋】曰吐蕃陷京師天子幸陝諸鎮畏程元振魚朝恩讒搆莫肯奔命朝廷所恃者郭子儀一人而已【趙】曰
言蕃鎮不朝也 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宋】曰傷賢者多隱於釣屠今車駕之
出故以文王載呂望之事望之【夢弼】曰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釣於磻溪文王

擧而用之封於齊

再有朝廷亂【師】曰謂吐蕃再陷京城代宗幸陝也難知消息真近傳王

在洛復道使歸秦歸一作通一作回曰謂傳者不一也【沫】奪馬悲公主

登車泣貴嬪泣一作哭【趙】此等殆不忍寫【希】曰和正公主下嫁柳渾安祿山陷京師主奪渾

馬載寧國公主身與渾徒步日百里蕭關迷北上滄海欲東巡【沫】曰漢武行幸

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秦始皇東巡海上銘石勒功勞民動衆此以微諷代宗迷於北上却東行兩至

陝也【夢窩】曰譏代宗之乘輿有異乎漢武欲同乎秦始皇之東巡海上也敢料安危體猶

多老大臣【趙】感諷不迫得詩之意【師】曰言朝廷老臣猶多國體未遷危也【澤堂】曰以國體則安

危未可知所幸者猶有老成在也豈無嵇紹血豈一作得霑灑屬車塵【[illegible]】曰

晉書忠義傳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端冕以

身捍衛紹被害血汚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不可去司馬相如諫獵書云犯屬車之清塵 師曰言鄭難之際衛帝者豈無忠臣義士如嵇侍中者乎

聞說初東幸說一作道孤兒却走多 朱曰宣帝紀註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宮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者令從軍 趙曰此篇聞官軍迸亡之詩却走退却而走也 鶴曰此詩五首多言出幸然皆追紀當時事如此篇云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足驗其非當出幸時所作巴閬僻遠聞京師事常後時故廣德二年春方知元年冬事因以發其感憤之意遂名曰傷春云難分太倉粟 趙曰言其既走則雖有太倉之粟而難分之也 夢弼曰言國用乏也競棄魯陽戈 朱曰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反三舍 夢弼曰言兵敗壯也胡虜登前殿 朱曰吐蕃陷京師也王公出御河 朱曰出奔也得無中夜舞得無一作忍為 朱曰晉祖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鷄鳴起舞曰此非惡聲誰憶大

庚

風歌誰一作宜[洙]曰漢高帝作大風歌[師]曰英雄之士於斯時豈無覬覦如劉琨者故曰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言無人守四方也

春色生烽燧[趙]可念此豈待春色者[洙]曰漢書註夜燃火曰烽晝舉煙曰燧

幽人泣薜蘿[洙]曰謂賢者泣於草野[發揮]曰幽人公自謂也方春之時而惟有烽燧此薜蘿中之幽人無如之何但感物而泣也

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

釋悶[鶴]曰當是廣德二年作時在閬州故自稱江邊老翁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趙]曰咸謂咸陽即西京也

失道非關出襄野[魯訔]曰莊子黃帝将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夢弼]曰喩代宗避亂出奔迷道也

揚鞭忽是過湖城[修可]曰世說王敦作逆明帝騎巴滇馬齎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敦晝夢日遶其城忽然驚覺曰營中有黃鬚鮮卑奴來何不縛取

命騎追之不及[夢弼]曰言代宗幸陝所經之地也豺狼塞路人斷絕[洙]曰豺狼盜賊也

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夢弼]曰車駕雖歸長安而當是亦有乞遷洛巡狩之說故云厭奔走也

羣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朋]曰譏賦歛之重也

聞道嬖孽能全生能一作今[洙]曰指程元振也時元振用事媒孽大臣故吐蕃入冦功臣不肯用命

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夢弼]曰老翁甫自謂也傷干戈未寧也[澤堂]曰舊說甫言年老錯料時勢又以眼暗之故不見風塵之清也此言迂巧當言老翁錯料時勢至於年老眼暗而不見四海清明也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一作閬州王使君江亭餞蕭遂州[澤堂]曰廣德二年春作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短一作繼愁從舞

袖長袖一作曲夢弼曰歌聲短促則悲舞袖遠遠則緩二天開寵餞開一作悲洙曰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今為清河太守章行郡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夢弼曰二天義王閬州蕭遂州能相容庇也五馬爛生光

川路風煙接趙曰閬州與遂州相接也俱宜下鳳凰夢弼曰此義二公為郡之治效也黃霸傳為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

滕王亭子公自註亭在玉臺觀內王曾典此州夢弼曰滕王元嬰高祖之子也調露年間任閬州刺史閬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

君王臺榭枕巴山夢弼曰爾雅釋宮土高曰臺無室曰榭希曰閬州古巴子國地所以舊謂之巴西郡故山亦謂之巴山其指雲臺山而言歟萬丈丹梯尚可攀夢弼曰言其亭之高也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趙以亭在觀內

故有下句[洙]曰神仙傳淮南王丹成上昇鷄犬舐其鼎亦仙去今天上有鷄鳴犬吠

傷心麗碧一作錦[趙]曰麗矣而謂之傷心則追感滕王之殁空餘景在耳**嫩蘂濃花**

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澤堂]曰思詠滕王之出牧也**来遊此地**

不知還

玉臺觀

[公自註]滕王造[趙]曰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曰玉臺[鶴]曰九域志故老相傳云唐刺史滕王嘗於此流憩此詩當與滕王亭子詩同廣德二年作

中天積翠玉臺遙臺一作虗**上帝高居絳節朝**[洙]曰列子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樂府歌游閶闔觀玉臺註上帝之所居[修可]曰顔延年應詔詩攢素既森靄積翠亦葱芊註松柏重布曰積翠[趙]曰以臺之高而在道觀故指爲上帝之高居而群仙絳節所朝之處也**遂有**

馮夷來擊鼓歌[洙]曰曹子建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師]曰抱扑子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

庚日渡河溺水死天帝署為河伯清冷傳馮夷弘始農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

知嬴女善吹簫[批]雖是江境語有神雋以觀內有藤王亭子故有吹簫之句[沫]曰列仙傳簫史秦女弄玉之夫也教弄玉吹簫作鳳凰鳴而作鳳凰臺吹其上一旦夫妻隨鳳作仙去

江光隱見黿鼉窟[沫]曰李華海賦或胥没於黿鼉之穴

石勢參差烏鵲橋[沫]曰淮南子烏鵲塡河成橋而渡織女

更有紅顏生羽翰有一作肯[批]翰作去聲今人以為訴未必敢用也曰謂飛仙也

[師]便應黃髮老漁樵[華]曰言此仙境也下不失難老也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沫]曰葉夢得詩話此聯若不用猶自兩字則其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也

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夢弼]曰吹尺僞

切**千旗把霓旌**【洙】曰梁孝王傳得賜天子旌旗千乘萬旗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一作起【洙】曰劫猶世也頭陀碑云功濟塵劫【趙】曰公言道觀多使道書度人經曰惟有元始浩劫之家【師】曰劫蓋俗謂塔之一級二級為一劫二劫子義岳麓道林二寺行亦曰塔劫宮墻壯麗敵若以為世劫之劫則王臺乃滕王於高宗調露中任閬州刺史日所造去子美未百年豈可言浩劫因王造乎【夢弼】曰浩劫謂無窮不朽之功也**平臺訪古遊**【洙】曰梁孝王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趙】曰以梁王平臺比之**綵雲蕭史駐**【夢弼】曰以比蕭史之鳳臺也江文通雜體詩猶不及秦女十五乘綵雲**文字魯恭留**【批】又極典重【夢弼】曰以魯共王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跡在焉昔魯共王餘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經傳【澤堂】曰綵與文字假對**宮闕通群帝**【洙】曰道書云天有群帝而大帝

最尊群帝五方之帝大帝北極也【夢】乾坤到十洲【趙】水【須】曰言臺觀之高可以上通天帝也心觀字【洙】曰道書中有十洲記皆言神仙境土【夢弼】曰東方十洲記漢武帝既見西王母言說八方巨海之中祖洲瀛洲元洲炎洲長洲鳳麟洲聚窟洲流洲生洲充洲云十洲並是人跡所稀絕處【趙】曰以臺在道觀中於天地之間由此可以到神仙十洲也【澤堂】曰此道觀之乾坤可以直到仙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洙】曰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嘗乘白鶴駐緱氏山頭

渡江【鶴】曰廣德二年公自閬歸成都時作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一作甚魚龍偃臥高【趙】曰以水漲為便也【澤堂】曰魚龍高浮則風濤勢壯可知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夢弼】曰古詩青袍似春草【澤堂】曰惡紫亂朱之亂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見一作是汝一作爾【澤堂】曰悠悠閑適意行役之中但見釣客為閑暇

暮寒【鶴】曰二年春在閬州作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

戍鼓猶長擊【趙】曰言吐蕃亂今尚防戍林鶯遂不歌【澤堂】曰鶯以寒故不鳴或言有殺氣則不至當更考之

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批】語如滑稽【夢弼】曰周禮春官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澤堂】曰不聞鶯而但聞戍鼓所以思升平宴會也

憶昔二首【鶴】曰廣德二年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時作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夢弼】曰先皇言肅宗也肅宗當祿山之亂即位靈武靈武乃朔方郡帝以兵巡朔方稍振士氣遂入收咸陽咸陽西京也後漢靈帝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

陰山驕子汗血馬【洙】曰史胡者天之驕子大宛有汗血馬陰山在遼東外西千餘里【趙】曰驕子指言回訖也至德二載廣平王俶為兵馬元帥郭

子儀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兵討安慶緒時回紇兵最有功也

長驅東胡胡走藏

夢弼曰東胡指言安慶緒也慶緒起於范陽范陽在東故云東胡時廣平王之兵戰于澧水而慶緒敗走也 澤堂曰樂府語

鄴城反覆不足恠

夢弼曰鄴音業今相州也慶緒敗奔河北明年乾元元年蔡希德等復會慶緒賊復振以相州為成安府此反覆何足恠也或謂胡走藏者祿山也鄴中反覆者史思明未服也殊不知當回紇助順之時祿山已為慶緒所殺也

關中小兒壞紀綱

夢弼曰關中小兒謂李輔國也輔國以閹奴為閑廄小兒其後專權則私判臆處此敗國家之紀綱乃可傷也

張后不樂上為忙

夢弼曰張后肅宗皇后也上指代宗為太子時也按張后能牢寵干預政事後與李國輔謀徙上皇又屢欲危害太子故太子為之驚忙 澤堂曰上指肅宗言張后怨則肅宗為之遑遑此語雖褻而有理註說非是

至今今上猶撥𢰅

澤堂曰言今以別上句稱上者是先皇

勞心焦思補四方

夢弼曰思息吏切 洙曰今上代宗也

自為太子授天下兵馬元帥此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經營河朔

我昔近侍叨奉引【田】曰子美謂肅宗於鳳翔時授左拾遺後扈從還長安蓋拾遺掌供奉扈從也【沫】曰往在詩云我昔忝近侍時代宗享郊廟也此詩亦言代宗時事然二史皆不載故不知所任官也

出兵整肅不可當【夢弼】曰謂代宗出為元帥也行兵有紀律收復兩京也

為留猛士守未央【趙】曰守未央東坡以為郭子儀按史程元振以子儀有此天下切醜為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留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冦陥長安

致使岐雍防西羌【夢弼】曰雍於用切西羌謂吐蕃也乾元年年吐蕃入冦陥閬州而岐雍之間防冦之不暇【澤】曰舊說以留猛士守未央故致岐雍防羌不勝此語似巧而不然原意猛士守內岐雍防羌非不盡而犬戎直來而不知也讖之之辭也

犬戎直來坐御床【夢弼】曰犬戎即西羌也廣德元年吐蕃陥京師

百官跣足隨天王【】曰跣息展切代宗幸陝百官跣足隨帝出奔

願見北地傳介子老儒不用

子儀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
食兵討安慶緒時回紇兵最有功也長驅東胡胡走
藏夢溯曰東胡指言安慶緒也慶緒起於范陽范陽在東故云東胡時廣平王之兵戰于澧水而慶緒
敗走也澤堂曰樂府語鄴城反覆不足怪夢溯曰鄴音業今相州也慶緒敗奔河北
明年乾元元年蔡希德等復會慶緒賊復振以相州
為成安府此反覆何足怪也或謂胡走藏者祿山也
鄴中反覆者史思明未服也殊不知當關中小兒壞
回紇助順之時祿山已為慶緒所殺也
紀綱夢溯曰關中小兒謂李輔國也輔國以閹奴為閑廄小兒其後專權則私判臆處此敗國家之
紀綱乃可傷也張后不樂上為忙夢溯曰張后肅宗皇后也上指代宗為太子時也按
張后能牢寵干預政事後與李國輔謀徙上皇又屢欲危害太子故太子為之驚忙澤堂曰上指肅宗言
張后怨則肅宗為之遑遑此語雖褻而有理註說非是至今今上猶撥亂澤堂曰言
今以別上句稱上者是先皇勞心焦思補四方夢溯曰思息史切洙曰今上代宗也

外邉洪氏籍南陽

始祖洪殷悰 麻川公逸童族譜序曰傳記云唐遣才士八人來教高句麗洪其一洪也家于唐城郡西二十許里居焉因知知源源之始而未知幾代之孫爲鼻祖云云 ○ 一諱岳殷字當玉氏問旺之初以翊戴功從十八字功臣號官至三重大匡太師 配金史夫人金氏父沙餐元甫公南田史宝夫人祖沙餐禮千曾祖德山村主外祖賢平卿 子東周

子東周 太中大夫太府卿 周沂方无后 配金氏匝干奈興女 子毅 除旣 蘭屹 七彬无后

子毅 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 配漢南郡夫人房氏書史儒令元忠女大匡貞儒孫南平村主綠朱郎外孫 有五子灝 治 復 智宗 元鵬出家

子灝 太子詹事追封銀青光祿尚書右僕射 配唐城郡夫人洪氏父少監洪丹永同郡夫人姜氏 六子德升 德成尚書 德威尚書並无后 迥 赵迥天並出家 德容无后

子德升 中散大夫軍器監事 配大寧郡夫人海州崔氏父司天監中得興祖毅中少監子高外祖戶部尚書朱融

子灌 司空尚書左僕射贈推誠報國功臣三重大匡門下侍中平章事上柱國謚忠平公 仁宗四年李資謙等稱兵犯闕公不避殉節 配松陰郡夫人松林金氏太師崔命女 贈(?)戶部郎中平山庾瑞外孫 子至柔 女崔宗夫 金龜符

子至柔 金紫光祿大夫參知政事兵部尚書 配桂陽郡夫人富平李氏平章公向女文忠公靖恭孫書官孫中書令長淵任懿外孫 有三子 二子无后 女朴子晉 金應臣 趙永仁

子元中 軍器都監判事 配陰平郡夫人竹山朴氏尚書翰和女忠贊公挺敦孫尚書永候曾孫三司右(?)仁川李璵外孫

子斯◯ 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 配江陵郡夫人王氏祗候碩宗女寺卿翰林侍郎台輔曾孫直講黃州黃文富外孫

尚書郎。【趙】出於胷臆聲氣自異两語自佳但前意雜亂【夢弼】曰前漢西域傳元鳳四年遣傳介子往刺樓蘭王既至王與介子飲醉介子遂斬其首馳傳詣闕懸之北闕封為義陽侯甫尚為工部尚書負外郎犬戎之難甫欲得將如傳介子以討平之而甫文士年已衰老想不為朝廷用所為儒冠多誤身者此也木蘭行云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澤堂】曰只從此兒婦口中亂説結之以此老成悲壯真如司馬宣王用兵也

憶昔開元全盛日全一作前小邑猶蔵萬家室【夢弼】曰玄宗開元初用張九齡為相至小之邑猶蔵萬家户口充實號為太平也稻米流脂粟米白【魯訔】曰謂人食脫米飯也其與厭糟糠者遠矣公私倉廩俱豐實【洙】曰開元間承平日久四郊無虞居人滿野桑麻如織犬鷄之音相聞九州道路無豺虎【洙】曰時開遠門外西行亘地里萬餘路不拾遺行者不賫粮丁壯之人不識兵器【夢弼】曰豺虎喻盜賊也遠行不勞

吉日出洙曰言道路無阻隔所至皆通達不必擇日而後出也夢弼曰屈原離騷歷吉日方吾將行齊紈魯縞車班班洙曰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桓帝初京師童謡曰車班班入河間夢弼曰前漢志齊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饒曰山東出厚繒商販不絶也男耕女桑不相失梅曰言民不失其業也宮中聖人奏雲門洙曰禮大司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夢弼曰謂以禮樂為治也補注雲門黄帝樂名天下朋友皆膠漆趙好意象非公莫能為此言洙曰後漢陳重雷義為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歐曰以信義相交接也百餘年間未灾變叔孫禮樂蕭何律師曰百餘年間未灾變謂禄山未反叔孫通為高祖制禮蕭何定律令當是時禮樂律令修明開元之治幾於三代豈聞一絹直萬錢希曰絹直萬錢非指開元而言盖自天寶以來物價暴貴公所以傷不如開元之盛也有田種穀今流血夢弼曰謂前日種穀之地今翺而為戰場也揚子川谷流人之

血

洛陽宮殿燒焚盡 [鍊]曰安史之亂民困於役而不得耕桑長安宮殿九廟焚燒略盡[夢弼]曰曹植詩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焚燒 宗廟新除狐兔穴 [夢弼]曰謂宗廟失守狐兔成群也[堂]曰除修治也[澤] 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 [補注]亦厭問亂離之事故不欲其言之也[堂]曰此與反畏消息來同指而語更悲惋[澤] 小臣魯鈍無所能 [夢弼]曰鈍徒困切 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 血一作淚長一作身[洙]曰宣王承厲王之亂復修文武之業周道復興[夢弼]曰未嘗一言話之間少忘其君足見甫之忠勤詩人無能及之蓋謂是也

奉寄章十侍御 [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鶴]曰二史皆云嚴武殺梓州刺史章彝則章罷梓州刺史不當更赴朝廷而詩云朝覲從容問幽側匆云江漢有垂綸則又是送其入朝豈非將行時為武所殺當是廣德二年

淮海惟揚一俊人宋曰禹貢淮海惟揚州宋曰章彝揚州人金章紫綬照青春宋曰百官公卿侯表金印紫綬師古曰漢儀云金印皆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其官之章指揮能事回天地宋曰唐張玄素有回天之力能回人主之意也趙曰指揮所能之事雖天地亦可回所以大言之歐公曰時段子璋反章討平之故云訓鍊強兵動鬼神夢弼曰義其治軍之威嚴雖鬼神之幽亦可以震動也湘西不得歸關羽批此人所諱者宋曰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江南諸郡乃拜羽為襄陽太守盪冦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荊州事夢弼曰羽在湘西而不得歸暗言非若章彝留守東川而得歸也河內猶宜借冦恂宋曰後漢冦恂字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為太守行大將軍後潁川盜賊群起帝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卿能平之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冦君一年夢弼曰義章彝之善守東川如冦恂之不得去河內也批曰二句皆欲章之且為軍民留此

也獨所引闕羽事不稱

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希】曰文選沈約恩倖論明揚幽側唯才是與【夢】曰甫自言也【希】曰諸侯之見天子曰朝天子之見諸侯曰覲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踈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夢弼】曰暖叶讀去聲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夢弼】曰故國指長安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鶴】曰公寶應元年至廣德二年三月遊綿梓閬其在梓閬屢欲出峽遊荊楚故作此詩以嚴武再鎮成都復往依之此詩當在廣德二年春作

使君高義驅今古夢弼曰使君指李劍州也寥落三年坐劍州但

見文翁能化俗洙曰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子弟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夢弼曰以李劍州比文翁也

焉知李廣未封侯洙曰李廣傳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蔡積功武帝封為安樂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夢弼曰以李劍州官未甚顯故以李廣比之澤堂曰侯姓李故引之耳似非文翁扇語

路經灧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批語特悽愴趙曰灧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漁父所歌滄浪之水在楚地公時欲南下也澤堂曰老身犯險孤行達遠俱可悲也

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洙曰魏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嘗登江陵城樓作賦

遊子【鶴】曰當是廣德二年閬中作是時以嚴武再鎮蜀欲往之而尚在閬下峽之意不遂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趙】曰此篇公欲南下而尚在巴蜀留滯而愁也九江春草外【夢弼】曰禹貢九江在荊州三峽暮帆前【夢弼】曰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厭就成都卜【夢弼】曰公言久寓成都厭如嚴遵也漢嚴遵字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自養休爲吏部眠【洙】曰晉書畢卓字茂世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趙】曰言休爲酒而眠以爲留滯也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群仙【夢弼】曰甫言非止南下遊吳而已蓬萊仙山可到則亦往矣郊祀志蓬萊方丈瀛州三神山在渤海中諸仙人不死之藥皆在焉【補注】詩眼云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章語或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此詩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謂巴蜀既無可與語故欲適之吳會九江春草外則想像將來吳門之景物三峽暮帆前則去路先涉三峽之風波厭就成都卜休爲吏部眠君平之卜所以養

陽

生畢卓之飲所以忘憂今皆不能如意則犯三峽之險遶九江之遠豈得已哉夫奔走萬里無所稅駕傷人世險隘不能容已故以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群仙終焉後之騷人亦多此意今人不求意趣關紐但以相似語言為貫穿豈不淺近也哉

雙燕

[鶴]曰廣德二年春在閬州作公有意於出峽未知嚴武再鎮蜀也

旅食驚雙燕一作雙飛燕啣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批]自喻[夢弼]曰左傳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室廬以避燥濕寒暑[澤堂]曰同乎人情也且復過炎涼

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趙]曰梁吳均鎢燕詩問余今來何遲山川幾紆直

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夢弼]曰離力智切禹偁曰此詩子義託物以見己意[趙]曰言當秋而身於天地之間存在亦如燕舍此而去也[澤堂]曰天地在三字似緩而怨世界不改則或歸故國也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夢弼曰江東人謂之信鳥逢春而鳴十朋曰百舌者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春囀夏止澤堂曰報春之語只自重疊知音兼衆語整翮豈多身澤堂曰言整翮自好不是多身多猶自大也○豈多身或疑其變化也花密藏難見一作難相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鮑曰王直方詩話山谷云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讒人在側乃觧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按周書月令芒種之日螳蜋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是謂陰息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鶴曰正是廣德二年春尋歸成都依嚴武時作

汨汨避羣盜【夢弼】曰汨古忽切唐韻汨没也悠悠經十年【夢弼】曰自天寶十四年至廣德二年凡十年也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夢弼】曰甫初欲自閬中而南下之荊楚今聞嚴武再至成都故南下之計不成而復歸西川也物役水虛照【批】物役不成語【趙】曰言身為物所役水亦虛徒相照而不得優遊觀賞之也【澤堂】曰行人過水邊無暇賞玩水色虛照而已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朱】曰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夢弼】曰著直畧切

盡室畏途邊【師】曰畏途者言道路盜賊險阻也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迴一作徃復一作首【澤堂】曰此回復字當作回首言林為風所偃回首望之意猶迷悶況遠遊之心乎衫裛翠微潤【夢弼】曰裛音邑言山中翠微之氣潤裛衣服也爾雅山末及上曰翠微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棧一作逕【朱】曰棧閣道也橋斷却尋溪【批】究轉語何日兵戈盡【夢弼】曰謂吐蕃之亂

也

飄飄愧老妻

行色遞隱見 夢弼曰見形甸切言山有高下林木有蔽虧其行李物色或見或隱也徑子車馬有行色

人煙時有無 洙得高下之趣

僕夫穿竹語 稚子入雲呼

轉石驚魑魅 洙曰天台賦始經魑魅之塗中之人以其有魑魅而轉石驚之 趙曰山

抨弓落狖鼯 鄭曰抨波耕切彈也 夢弼曰狖余救切鼯訛胡切 洙曰狖猿屬也鼯鼠也希曰爾雅鼯鼠狀似小狐似蝙蝠肉翅脚短爪長尾三尺許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

真供一笑樂 澤堂曰凌越險阻不能騶驅或有穿竹語語者或有入雲呼喚者或抨弓或轉石皆供一時欣笑也

似欲慰窮途 澤堂曰真足以娛樂而以在窮途故若以世寬慰非實然也故曰似欲

別房太尉墓 彥輔曰太尉名琯常與嚴武等交結貶彬州刺史寶應二年拜刑部

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元年卒於閬州僧寺【鶴】曰按舊史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於閬州僧舍而新史云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按公癸旁公文云云廣德元年癸卯九月是年公自梓遊閬殆詩作於二年春别其墓而歸成都也

他鄉復行役，駐馬别孤墳。近淚無乾土，【趙】曰言淚多而濕之也【澤堂】曰近於淚則土不乾 低空有斷雲。【批】鍾情苦語著低近二字惟孟東野有之【澤堂】曰雲氣亦愁恨不散 對暮陪謝傳，【朱】曰晉謝安當符堅入寇加安征討大都督遂命駕出墅親明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於床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夢弼】曰甫自言昔嘗對旁太尉圍碁如陪謝安也 把劍覓徐君。【夢弼】曰甫以季扎自比【朱】曰史記吳季札聘晉過徐還至徐而徐君已死遂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 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批】好景妻絕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鶴]曰當是廣德二年自閬州歸成都作[夢弼]曰嚴武先鎮蜀甫依之武趍朝蜀亂甫遂去之梓閬聞武再鎮蜀故欲復歸草堂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 真一作直[洙]曰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故以比嚴武也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下註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但使閭閻還揖讓 [夢弼]曰此甫喜復歸得與隣里相愛也

敢論松竹久荒蕪 [洙]曰陶淵明賦三逕就荒松菊猶存[夢弼]曰此甫不敢以私己之園林久廢不治為念也

魚知丙穴由來美 [洙]曰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註曰丙穴在漢中沔陽縣[鶴]曰卬州大邑縣有嘉魚穴其魚秋冬則乘流而出入春夏嚇腮於巖間[澤堂]曰知丙穴魚之本美此知非魚知之乃子美自知

酒憶郫筒不用酤 [鶴]曰郫賓彌切[洙]曰

真

成都記曰郫縣因水得名風俗傳曰郫人刳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閉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香達於筒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為郫筒酒也【脩可】曰郫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李商隱詩云錦石為棊子郫筒當酒壺則郫筒為盛酒器可知矣【趙】曰言酒不酤而從嚴公飲耳【澤堂】曰憶郫筒酒今不用酤趙註近之

五馬舊曾諳小徑【夢弼】曰甫謂武昔嘗過余之草堂也幾回書札待潛夫【趙】曰言嚴公今有書札來相待其歸矣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潛夫論【詠】曰潛夫甫自比也

處處青江帶白蘋【洙】曰青江春流也白蘋水草也【趙】曰爾雅萍之大者曰蘋故園猶得見殘春【夢弼】曰故園指成都草堂也

雪山斥候無兵馬【洙】曰雪山蜀之西山也無兵馬謂罷三城之戍也【希】曰賈誼傳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澤堂】曰言武之來當見兵馬休息也

錦里逢迎有主人【洙】曰公與嚴故人故有主人之說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澤堂】曰不禁兒童延見俗客且防鵝鴨惱亂比鄰皆是愛

憐成都鄉俗之意【趙】曰公於嚴公武有故舊之好而能如此則甫之厚德與夫慎重可見矣比鄰者比近之鄰也

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荊州賞更新【師】曰嚴武昔嘗訪草堂酣飲賦詠故比之晉山簡習池之遊荊州賞更新言武之來宴賞復無窮也

竹寒沙碧浣花溪【洙】曰梁益記溪水出湔江居人多造綵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為崔寧宅捨為寺今尚在焉【釋堂】曰碧非沙色恐作白

橘刺藤梢咫尺迷橘一作羑【蔡】曰橘須曾枝剡棘圓果摶兮註剡利也棘橘刺若棘也【趙】曰公雖草堂之久宜其荒蕪也

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鄭】曰鮮佳買切曉也【趙】曰以蓬蒿之礙也【釋堂】曰以橘藤故也非指蓬蒿也

書籤藥裹封蛛網【夢弼】曰籤子廉切【洙】曰沈休文詩網蟲垂綵織

野店山橋送馬蹄【洙】曰橋與店空送馬蹄於道中往來而已蓋公不在草堂故也

肯藉荒庭春草色一作新月色

先判一飲醉如泥可判一作拚

鶴曰判普官切 洙曰後漢周澤字稚都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卧疾齋宮其妻闚問其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年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夢弼曰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 澤堂曰常時所苦崩損藥欄今從江檻落於風湍而不復顧見

新松恨不高千尺 夢弼曰新松甫指手植四松也按集有四松詩霜骨不甚長是也

惡竹應須斬萬竿 夢弼曰甫歸故林竹之惡者斫之有護其新義者按集有詩曰今晨去千竿是也 澤堂曰蒂二句預排復歸草堂料理松竹事

生理秖憑黃閣老 趙曰言甫生計皆仰於嚴鄭公 夢弼曰黃閣老指嚴武國史補兩省相呼為閣老武至德間為給事中時公為左拾遺正聯兩省也

衰顏欲付紫金丹 洙曰丹陽抱陽山人大藥證曰煉鉛為粉化綠為塵自然伏火去鉛取丹更入華池還原反色弄八神室更養火六十日成紫

徽

金大丹若人服食化腸為筋變髓凝骨自然不死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

間行路難 洙曰言為憂患所迫而躩瘠也古詩有行路難

錦官城西生事微 官一作里 師曰言土田薄有也 烏皮几在還思歸

洙曰以烏皮裹几也 趙曰謝眺詠烏皮隱几詩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澤堂曰生事甚微而別為烏皮几在而思歸便是諧語

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 洙曰恐經亂離而人物改變也 側身天地更懷古 洙曰側身言無所容

迴首風塵甘息機 批 歷練慷慨無限言外 夢弼曰言厭奔走也 共說總戎雲鳥陣 夢弼曰總戎謂嚴武為元帥也 回曰太公六韜以車騎分為鳥雲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也 不妨遊子芰荷衣 趙曰遊子公自謂也 夢弼曰甫欲絫軍謀不妨吾逸態而衣芰荷之衣也離騷經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澤堂曰雖為摠戎賓客不

妨着芰荷衣又見傲兀之態謂之欲叅軍諜者大謬

春歸 趙曰此言歸當春時非言春色之歸也鶴曰廣德二年避亂歸成都時作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 夢弼曰覆去聲甫避楊子琳之亂適東川冠平復以春時歸草堂喜見其當逕之竹臨江而茂倚簷之花覆地而榮也 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 師曰甲子記時節也如甲子混泥塗皆言歷時之久及歸草堂倏忽又春華也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 趙有態 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 此身一作且應 乘興即歸家

歸來 鶴曰廣德二年初歸草堂時作夢弼曰此篇叙其久往東川而歸也

客裡有所過 一作適 歸來知路難 澤堂曰有事而往不覺路險歸來始知之

也

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朱曰謝玄暉詩陵澗尋我屋散帙問所知註帙書衣也洪曰郭璞註衣書中蟲今人謂之壁魚酉陽雜俎補闕張周見壁上瓜子化為白魚因知列子朽瓜為魚之言不妥今人呼為壁魚是也

洗杓開新醞開一作斟低頭拭小盤一作著小冠

憑誰給麴蘖朱曰書若作酒醴爾惟麴蘖細酌老江干朱曰干涯也

草堂

鶴曰公昔去成都因送嚴武入朝未幾徐知道反遂入梓州繼以吐蕃入冦陷松維州勢迫近蜀此詩首書成都之亂似專指羌胡而群小賊臣因之為亂者也當是廣德二年自梓閬歸成都依嚴武時作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

夢弼曰甫築草堂浣花里因避成都之亂遂去之東川亂定復歸成都

請陳初亂時反

覆乃須史一作斯須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麤洙曰穀梁傳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漢高祖刑白馬盟西取邛南兵北斷劒閣隅鶴曰公以寶應元年秋避成都之亂去草堂入梓州殆是草堂方畢工而遂去也是年七月徐知道反大將赴朝廷謂嚴武以召去為京兆尹廣德二年武再鎮蜀公復徃依之於是始歸草堂王洙以為是崔寧入朝楊子琳為亂然崔旰楊子琳之亂乃是永泰元年冬是時公在雲安矣洙蓋以西取邛南兵之句信其為栢正節同亂然寶應元年方於邛州置兵鎮南軍羌渾奴刺西冦梁州梁則興元府在成都之北或者取邛南之兵以斷劒閣之路爾況為之蠻夷塞成都始聞蕃漢殊是專指羌胡而言群小賊臣因之為亂者也大曆三年崔寛攻敗子琳始復成都若果俟子琳之亂平而歸則其春公已發白帝城下峽泊江陵矣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鶴曰專城謂為刺史也其勢不兩大夢弼曰左傳物莫能兩大前漢兩大不相事

始聞蕃漢殊西卒却倒戈一作兩卒倒干戈賊臣互相誅焉
知肘腋禍雙湖曰戰國策趙報魏滅智伯禍起肘腋自及梟獍徒雙湖曰按前漢郊祀志梟鳥名食母破獍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獍如貙而虎眼漢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喻賊不知君臣之分也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
踰一國實三公沫曰僖公五年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萬人欲為魚趙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歎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雙湖曰唐諱民改作人唱和作威福雙湖曰洪範臣有作福作威孰肯辨無辜雙湖曰方蜀大亂全無紀綱正謂一國三公莫知所適從一唱之一和之僭天子威福之柄妄殺無辜眼前列杻械列一作引背後
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濺一作流雙湖曰釋名四達謂之衢
到今用鉞地沫曰左傳至於用鉞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一鬼

作人【趙】曰已殺其主矣則妾謂之鬼妾馬謂之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也【澤堂】曰鬼哭如號呼也

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夢弼】曰吁歎辭也前列扭械後吹笙竽言喜怒無常獨不顧國家有法令在自相殺戮此亦足驚歎也

賊子且犇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夢弼】曰周禮職方氏揚州之浸曰五湖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雷澤一名太湖一名五湖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

不忍竟舍此【夢弼】曰舍與捨同

復來薙榛蕪【夢弼】曰薙宅計切翦也一云除草也甫望東吳之地移居夔州蓋避蜀亂欲適還下峽之荊南復顧四海之內弧矢皆紛亂不敢泛遊五湖又却歸成都茇薙草堂之荒穢聊且駐居於此也

入門四松在【夢弼】曰甫昔於草堂植四松今歸猶在按集有詩云尚念四小松蔓草與拘纏又云新松根不高千天足知甫眷眷於此松而不忘也

步堞萬竹踈堞步

一作步屧【鄭】曰堞徒協切城上垣也【趙】曰宋書袁粲為丹陽尹常步屧白楊郊野間舊犬喜我

歸低徊入衣裾隣舍喜我歸沽酒携胡蘆一作提榼壺【補註】陸

士衡入洛詣劉道真無他言惟問東吳長柄胡蘆卿得種來否大官喜我來喜一作知遣

騎問所須【希】曰大官謂嚴武城郭喜我來喜一作知賓客隘村墟

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颻風塵際何地置老夫

於時見疣贅【鄭】曰疣羽求切結痛也贅之銳切【趙】曰莊子云附贅懸疣此公自傷見剩其身

在天地間如之【澤堂】曰公詩有倚著如疣贅之句意同此骨隨辛未枯飲啄愧殘

生【夢弼】曰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食微不敢餘【羅】曰食微不敢

餘謂其貧也後村詩話子美草堂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其體蓋用木蘭詩

云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户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

一

四松【鶴】曰詩云別來忽三歲按公以寶應元年去成都游綿梓閬廣德二年春再歸恰三年而草堂詩亦有入門四松在之句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强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趙】曰禮記離坐離立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疎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鄭】曰振直庚切撥比末切【師道】曰振撥觸摑貌【希】曰撥正如蕩詩所謂本實先撥也韻釋云理也絕也除也此當是以除絕言得愧千葉黃愧一作塊【夢弼】曰籬以護松既破則松有觸摑而千葉黃也【澤】【蔡】曰籬撥葉黃可愧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師】曰甫傷兵亂民尚不保其故居況敢為故林之主而欲保四松之無損也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澤堂】曰茲指松清風為我起灑面若

微霜足以送老姿（以一作為）聊待偃蓋張（待一作將）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趙】此語本極悲痛筆之而止【夢弼】曰人生無根蒂求欲長與松為伴偶理難定也有情且賦詩（詩一作）事跡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夢弼】曰乃若千載之後勢蟠穹蒼又非吾之可知何矜惜之有乎

水檻【鶴】曰廣德二年自梓閬回草堂時作

蒼江多風飆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洙】曰郭景純詩高浪駕蓬萊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夢弼】曰持謂守也古樂府隴西行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高岸尚為谷（岸一作）【洙】曰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何傷浮柱欹（欹一作）【趙】曰張平子西京賦蹈遊極於浮柱三輔名梁為極作遊梁置浮柱上也註扶顛有勸誡恐貽識者嗤【洙】曰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既殊

大厦傾〃可以一木支〔洙〕曰大厦将傾非一木可支〔師〕曰岸谷尚有變易於水檻何根乎水檻駕于巨浪之上為水所蕩動浮柱欹側此亦常理但顛〃危必用扶持也此甫舍蓄意思諷朝廷之材當顛危之際莫有扶持者矣

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為〔師〕曰此言王者當以天下為度一視同仁恩及無外不可有此彊爾界之辨諷肅宗視人不廣也

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趙〕曰韓詩外傳載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人曰向刈蓍薪亡吾簪〃是以哀非傷亡簪不忘故也

破船〔鶴〕曰廣德二年再歸草堂後作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趙〕曰此言志在江海豈局促於青溪上傍柴門而游為事乎

蒼惶避亂兵〔夢弼〕曰避崔旰之亂往梓州也

緬懷邈舊丘一作緬邈懷舊丘

隣人亦已非〔師〕曰謂流離也

野竹獨脩脩船舷不重扣 [舊]曰舷胡田切[趙]曰江賦詠採菱以扣舷[illegible]曰舷船傍也扣之以節歌

埋沒已經秋 [師]曰甫去成都凡三載向者所泛扁舟弊而埋沒於泥沙故不堪扣其舷以節歌也

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 [師]曰謂在東川而未及西歸也

故者或可掘 [夢弼]曰故者謂破船也

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 [夢弼]曰數色角切

白屋難久留

絕句六首 [鶴]曰廣德二年春晚自閬州歸草堂時作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鷄 [夢弼]曰鵾音昆或作鶤爾雅鷄三足為鶤張揖註上林賦鵾鷄黃白色長頸赤喙 [澤堂]曰絕句體本如是唐賢絕句雖極妙絕終非本格法

藹藹花蘂亂飛飛蜂蝶多幽栖身懶動客至欲如何

蕭 元 塩 麻

【澤堂】曰此身懶出客有何意以來

急雨捎溪足注【補註】考工記匠人捎溝三十里而廣倍謂水瀨齧之溝【澤堂】曰捎字雨漲齧削崖垠之謂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夢弼】曰跳徒聊切藻水草也

鑿井交棧葉【夢弼】曰棧祖紅切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小逕曲通村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刺一作到【陳】曰刺七亦切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栖知故道帆過宿誰家【澤堂】曰非對成對

題桃樹 趙曰此非止因桃而題其所懷蓋仁民愛物之心與夫遏亂喜治之意鶴曰當是廣德二年自閬州歸成都時作

小逕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 夢弼曰謂舊堂小逕從來不斜今五桃遮掩之已若畫圖矣墨堂曰以愛物之心移之於時難之感也

高秋總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 遜曰言其至秋時盡熱皆以分餽貧者以其不害來歲之花仍是蒲眼則望復結實矣此其為仁民之心乎

簾戶每宜通乳鷰 蔡曰乳鷰鷰雛也墨堂曰燕先集于樹遂入簾戶此眼前實景拈出特的

兒童莫信打慈鵶 蔡曰鵶有慈孝之名以其授哺反哺也趙曰於簾戶則通乳燕之往來而不信任兒童妄亂打慈鵶非有愛物之心而何 墨堂曰信任意也

寡妻群盜非今日 墨堂曰受諫無今日同此法

天下車書正一家 杜不可鮮不必鮮蔡曰中庸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趙曰告群盜以天下一家矣庶其

侵

無妄動也非遏亂喜治之意乎【夢窩】曰甫題此詩時所向皆寡妻群盜何暇如是故曰非今日乃往年天下車書混一時也此甫厭亂思治之意也【澤堂】曰若無寡妻群盜則天下自一家無容更議混○不虞地之不廣患民之難保也民生困窮不為盜則為寡果無此患則天下已自混一也

登樓

【趙】曰此聞代宗車駕還長安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夢窩】曰言錦江春色鮮妍自天地開闢以來有之非獨今也【澤堂】曰來天地猶言春色來自天地也錦江春即天地一氣此不易之序也玉壘浮雲變古今【朱】曰左太冲蜀都賦夫蜀都者擴雲關以為門包玉壘而為宇玉壘山名也【夢窩】曰縱使玉壘為古今英雄割據百千萬變如浮雲終亦歸中原之總統也【補註】石林詩話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無復繼者【澤堂】曰玉壘雲自

多變幻以喻朝廷不改而盜賊數起也末則暗結此意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夢弼曰謂今朝廷如北極之尊終不改移爾西山吐蕃之寇無用相侵也或謂崔旰反成都起兵於西山非是澤堂曰花近高樓可以悅目今反傷心者以萬方多難故爾春色一句接花近意浮雲一句接多難意北極朝廷接來天地西山冠盜接變古今此是一篇語脉妙處末句無限感慨又申傷心之意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

洙謂先主廟中乃亦有後主此亡國者何足祠徒使人思諸葛梁甫之恨而已梁甫吟亦興廢之感也武侯以之師曰諸葛亮佐先主圖收復功未就而亮卒及後主即位祠祭亮廟嘆無人為之助鶴曰公正以代宗還京而李光弼死故以比後主之失孔明也夢弼曰魯訔引資治通鑑廣德元年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相公再懷耶梁甫吟末句罪晏子公意在元載乎今併錄之澤堂曰言以劉禪之庸主久保蜀地後世至祠廟此用諸葛之功也今雖多難若

用賢為治則時君豈是後主譬也
所以吟梁甫而恨已不見用也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趙]曰此篇公歸草堂所作所謂南鄰豈錦里先生乎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批]自然
幽花欹滿樹。小水細通池。[批]四句描摸幽興無味之味甚長[澤堂]曰一作曲水細通池
歸客村非遠。[趙]曰公自言也
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夢弼]曰數色角切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公自註]老儒艱難病於庸蜀歎其歿後方受一官[鶴]曰斛斯即斛斯六乃草堂之隣公所謂酒伴者廣德二年作

此老已云歿。隣人嗟未休。竟無宣室召。[朱]曰文帝召賈誼於宣室
徒有茂陵求。[批]極是恨意後來作者皆不及簡齋步驟畧近[趙]曰前漢司馬相如病免家居

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所忠往而相如已死無遺書問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所忠奏之天子異之

澤堂曰雅語恨意

妻子寄他食　園林非昔遊　空餘繐帷在

夢窩曰德音歲跡布用為靈柩之帳

淅淅野風秋

澤堂曰此尤可慟

鷰入非傍舍

趙曰燕仍入其舍

鷗歸秪故池　斷橋無復板　卧柳自生枝

批又悲於他作 沫曰池館依舊而人不見也

遂有山陽作

夢窩曰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遊後經山陽之居作思舊賦

多慙鮑叔知

沫曰鮑叔與管仲交貧則知其困而容之達則知其賢而舉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素交零落盡

沫曰劉孝標絕交論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素交盡利交興

白首淚雙垂

寄邛州崔錄事

鶴堂曰廣德二年歸在草堂作 澤堂曰東字이之作直致平說而自

有紆餘曲折别是一體宅作同

邛州崔録事聞在果園坊洙曰果園坊名在成都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應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烟外誰知酒熟香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鶴曰廣德二年未歸成都時作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洙曰蒙卦上九擊蒙家家迎薊子洙曰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到京師公卿已下候之者常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處處識壺公洙曰費長房傳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市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夢弼曰薊子壺

公以比司馬也長嘯峨嵋北潛行王壘東夢弼曰峨嵋王壘二山皆在蜀潛行謂晦跡也有時騎猛虎屋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梅曰此以下甫自歎也顏衰肯更紅望雲悲轗軻夢弼曰轗音坎或作坎軻音可或從土皆不得志也畢景羨冲融洙曰謝希逸賦餘景就畢趙曰冲融言司馬養和氣如陽春也澤堂曰望仙雲而悲身世坎軻畢短景而羨仙氣冲融喪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劒短亭中趙曰史記搖搖懸旌無所終薄康曰懸旌倚劒言屯戍之兵以防寇盜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夢弼曰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夢曰此乞憐於司馬也澤堂曰亂世形役靡所之矣不但願換骨延年亦欲馭風遠逝不蹈禍患也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鶴曰廣德二年春自閬州歸成都時

真

作觀詩所言王盖成都人也

往往雖相見飄飄愧此身【批】只是一句變體自然不關輕紱冕【洙】曰紱朱紱也冕冠冕也皆朝服言此身之不仕非輕祿仕也不得志而已俱是避風塵【洙】曰兵氣也【趙】曰公以左拾遺出為華州功曹而遂自罷官若輕紱冕者但以風塵之警不得不避亂也

一別星橋夜【洙】曰華陽記李冰守蜀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三移斗柄春【趙】曰以志時也斗杓隨時而指於昏指東則為春三移則三年矣

敗亡非赤壁【批】敗亡自謂親涉是境方會【洙】曰周瑜與曹操戰于赤壁敗之【尹】曰言潼關之敗兩京遂陷其禍酷烈殆非赤壁之比【澤堂】曰言其祿祿奔遑但偷生避地非如豪傑之士爭霸見敗也三註皆失犇走為黃巾【參】【衍】曰為于偽切【洙】曰漢靈帝中平元年張角自稱黃巾其部帥有三十六方皆著黃巾【炎】曰黃巾以喻祿山也【希】曰非指祿山指段子璋徐知道及盜賊因之為亂者也

子去何蕭灑【洙】曰孔德璋北

山移文蕭灑出塵之想夢弼曰子指王侍御也余藏異隱淪朋曰甫因奔走避寇遂成隱淪
非本志也故曰異隱淪書成無過鴈朱曰蘇武傳鴈足有繫帛書夢弼曰言欲寄書而乏
使也衣故有懸鶉朱曰荀子曰子夏貧衣若懸鶉夢弼曰公自敘其貧也恐懼行
裝數鄭曰數色角切伶俜臥疾頻夢弼曰伶郎丁切俜普丁切失所貌曉鶯工
迸淚秋月鮮傷神朱曰聞鶯而泣見月而傷公之不得志於時可知矣趙曰春鶯秋月
人所賞翫而鶯所工者在於迸人之淚月所鮮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離疾病之所感也會面
嗟黧黑孫炎曰耇面凍梨色似浮垢也面色似梨故稱梨老李斯傳禹鑿龍門手足胼胝面色黧
黑含悽話苦辛接輿還入楚朱曰論語楚狂接輿夢弼曰言甫自蜀適荊衡
故以接輿為比也王粲不歸秦朱曰謝靈運曰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
情多詩曰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趙曰公歎其不得歸長安故以王粲為比也錦里殘冊

竈趙白以景物明煥錯雜如錦故曰錦里夢弼曰言去錦城之久空殘煉藥之爐矣花溪得
釣綸夢弼曰言浣溪之人得我前日所遺之釣綸矣消中秪自惜趙曰消中消渴也司
馬相如常有消渴病晚起索誰親洙曰嵇康絕交書卧喜晚起趙曰為況蕭索無親之者又
音求索之索言求誰親我乎亦通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趙曰兩句指言
王侍御上句以御史之官故用老子比之老子為周柱下史下句豈王侍御嘗使吐蕃乎別篇有云魂斷
使臣鞍查上使張騫鴛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夢弼曰言王侍御不可得而親
近如鴛鴻龍虎之莫能狎馴也曹植曰嗟龍虎之未馴客即桂冠至洙曰晉葛洪桂冠不
仕交非傾蓋新洙曰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師曰時公守漢州甫往依之公一見如
舊故甫嘆世之勳貴不易親近比之鴛鴻龍虎而有取於公之傾蓋由來意氣合直取
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夢弼曰言共遭亂離而為心友真可

眞以託死生而不以甫之貧賤為恥也偶然存蹲芋【批】五字亦生語【朱】曰蜀都賦其圃則有瓜疇芋區甘蔗辛薑【澤堂】曰存者必有來歷如交道之比幸各對松筠【朱】曰歲寒之物也麤飯依他日窮愁恠此辰女長裁褐穩【夢弼】曰長如字男大卷書句【批】謂各有一卷書耳【趙】曰四句通義言麤糲之飯依如他日所以窮愁者繼以女長男大則婚嫁之事迫矣【澤堂】曰所卷之書相同與裁褐為對瀨口江如練【朱】曰瀨口岷江所經也【趙】曰此已下言王侍御所居也樂史寰宇記李氷擁江作瀨口瀨偃在導江縣【夢弼】曰瀨普崩切又普氷切蠶崖雪似銀【朱】曰蠶崖關名在西山名園當翠巘【夢弼】曰魚蹇切野棹沒青蘋【朱】曰宋玉風賦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趙】曰王侯宅普言之而王侍御亦在其中矣江海人公自況也追隨不覺晚款曲動彌旬但使芝蘭秀【夢弼】曰甫期與王侍御心德之芬芳有如芝蘭之秀也易

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也 何須棟宇鄰 【趙】曰陶渊明荅龐叅軍四言詩歡心孔洽棟宇

唯鄰公居在成都浣花王侍御在導江故有此句 山陽無俗物 【沫】曰向秀與稽康為竹林

之遊作思舊賦云濟黄河以泛舟芳經山陽之舊居又阮籍謂王戎曰俗物復來敗人意【師】曰言王侍御

門下無俗客也 鄭驛正留賓 【夢弼】曰又以鄭莊比王侍御之禮賢也 出入並鞍

馬光輝忝席珍 忝一作叅【沫】曰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重遊先主廟

【夢弼】曰先主廟今在南門外 更歷少城闉 【夢弼】曰少城張儀所築也 石鏡通幽

魄 【批】苦語 琴臺隱絳唇 【趙】曰蜀王葬其妃殉以石鏡琴臺則司馬相如彈琴之所也【沫】

曰鮑明遠蕪城賦若夫歌堂舞閣之基玉貌絳唇莫不埋䰟幽石委骨窮塵 送終惟糞土

結愛獨荊榛 【批】十字是上意愴甚不可復味 置酒高林下 【師】曰自此句以下叙

甫之依王也 觀碁積水濱 【趙】曰此以結上句初以石鏡送終今墓中之人已糞土矣以琴

真

結夫婦之情今則徒生荆棘矣既往之事為可吊則置酒觀碁以遣懷耳 區區甘累跰【宋】曰謂奔走避亂故累跰也【趙】曰莊子云百舍重跰而不息 稍稍息勞筋綢聚粘圓鯽絲繁煮細蓴【趙】曰此又言歸成都之樂也綢聚則漁者非一人謂之絲繁以言其多本草云鯽魚合蓴作羹食良 長歌敲柳癭【宋】曰柳癭木之節目如疣【夢弼】曰癭於郢切謂樽也瘤也曹植詩我有柳癭瓢是也 小驕凭籐輪【批】凭則非蒲團矣似謂侍御所乘也【宋】曰蒲團也以藤為之【夢弼】曰藤輪謂車也謝鮑詩花蔓引藤輪是也 晨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鄭】曰忘無放切 浮生難去食【宋】曰洪範八政一曰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 良會惜清晨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猰貐【鄭】曰猰烏八切貐勇主切獸名【修可】曰爾雅猰貐類貙虎牙食人迅走【夢弼】曰淮南子本經訓猰貐為害堯使羿殺之萬民皆喜師曰猰貐比盜賊 休作畫麒麟【批】畫麒麟但好看耳不得其用政是

苦語朱曰漢畫功臣於麒麟閣趙曰但以除獉猶為心不必志於繪畫麒麟閣上也澤堂曰作字甚好無之而為有之狀可想洗眼看輕薄趙曰輕薄言交道之不終者盖公有激而云虛懷

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朱曰古詩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後漢陳重與同郡雷義同為擧[illegible]更相推讓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為堅不如雷與陳趙曰公之望王侍御者至矣

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侍郎賈鮑曰賈至本傳賈應初轉禮部侍郎鶴曰按史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永泰元年加集賢院待制當是廣德二年作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

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又去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

歌罷兩悽惻六龍忽蹉跎朱曰羲和以六龍御日蹉跎言遲暮也師曰謂衰老

歇也相視髮皓白況難駐羲和〔朱〕曰頓日月逝矣歲不我與〔[illegible]〕曰此句似重複說

胡星墜燕地〔師〕曰漢天文志旄頭胡星也〔趙〕曰胡星墜言今歲上元元年史朝義殺其父思明也

漢將仍橫戈〔趙〕曰仍橫戈言史朝義襲僞位復為亂〔鶴〕曰仍橫戈者以吐蕃未息

蕭條四海內〔夢弼〕曰石苞與孫皓書四海蕭條非復漢有人少豺虎多

少人慎莫投〔夢弼〕曰愬劫掠也多虎信所過〔[illegible]〕曰多虎則任其經過甚之之辭

饑有易子食〔朱〕曰左傳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獸猶畏虞羅〔夢弼〕曰虞羅乃虞人之羅所以捕獸虞羅而獸猶知避之人反不能還樂土至於易子而食抑何愚乎〔[illegible]〕云如此等句含蓄深矣殆不可模放

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颻適東周〔洙〕曰周平王東遷于洛故謂之東周

來往若崩波一作亦奔波〔夢弼〕曰唐生負經濟之才厭蜀乱欲往東周扣天子之門以求仕不憚辛苦往來之遷若波之崩墜也

南宮吾故人〔洙〕曰南宮

禮部也【定功】曰按天官書南宮朱雀權衡太微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盖取象也南宮猶南省非止稱禮部而已【趙】曰南宮盖指言賈侍郎也

白馬金盤陀

【夢弼】曰南因薦唐生於禮部侍郎賈公庶幾望賈公為之先容也昔賈逵為禮部侍郎嘗乘白馬故於賈至亦云金盤陀未詳【擇堂】曰杜魏將軍歌星纏寶校金盤陀與此盤陀同疑馬韉之類

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

【宋】曰詩之死矢靡他言見賢之心出於誠一也

念子善師事

【夢弼】曰勉唐生盡心以事賈公也

歲寒守舊柯

【宋】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以其不易柯葉也【師】曰欲唐公無變節於賈公

為吾謝賈公病肺臥江沱

【夢弼】曰沱徒河切江水別流為沱【師】曰南有肺疾不及與賈公會集徒緬想而已託唐生以謝也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三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澤堂曰競渡則覺日怳如飛於草見踏青人之心語勢如復見天地之心已撥形骸累。真爲爛熳深。澤堂曰爛熳猶言闌珊也非獨興深踈懶如此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澤堂曰句穩長吟便是寡和獨喜之意非如簡齋一一入吾詩之類此乃深識詩趣

歸鴈

鶴曰廣德二年作

春來萬里客。春一作東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正北飛。正一作向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趙】富貴氣象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夢弼】曰沈隱侯詩山櫻花欲燃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鶴】曰韋諷居在成都時為閬州錄事當在廣德二年公再到成都時作【夢弼】曰曹將軍名霸明皇雜錄云陳又馮紹正曹霸鄭虔皆善繪畫時稱神妙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補】起得踈卤正合古意【鄭】曰名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多材藝畫鞍馬擅名將軍得名三十載三㚐作四人間又見真乘黃【夢弼】曰乘黃神馬也昔黃帝乘之以上昇人間不識其狀令因曹將軍之

陌　　　　　　　　　　　　徵

畫乃獲見其形之真也曾貌先帝照夜白〔鄭〕曰貌莫角切〔黃鶴〕曰明皇有馬名照夜
白嘗命曹將軍畫以為圖龍池十日飛霹靂〔蒼舒〕曰唐會要明皇在潘邸宅居興慶里
宅有龍池湧出日以侵廣至開元中為興慶宮〔趙〕曰以勅取畫神妙而照夜白者乃真龍耳蓋真龍在圖
感動池中龍如此內府殷紅碼碯盤婕妤傳詔才人索〔鄭〕曰殷烏
閑切〔希〕曰裴行儉平都支遮匐獲碼碯盤廣二尺文彩粲然〔夢弼〕曰唐制內官婕妤才人各九人此言天
子遣婕妤傳詔令才人取碼碯盤賜將軍也盤賜將軍拜舞歸盤一作盌輕紈
細綺相追飛〔夢弼〕曰將軍得君賜故拜舞而歸輕紈細綺言從者也釋名紈煥也細澤有光
煥然也說文綺文綺也〔夢弼〕曰盤㲉領字輕紈細綺加賜物也貴戚權門得筆跡始
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鄭〕曰騧古華切太宗六駿名皆平賊
時所乘拳毛騧乃平劉黑闥時所乘也各有讃拳毛騧贊曰日精按轡天馭横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

近時郭家獅子花【洙】日郭子儀收復京師代宗以九花虬賜之一名獅子驄今之
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
素漠漠開風沙【夢弼】日言曹將軍圖此拳毛騧獅子花二馬識者歎其神妙此馬一可以
敵萬雖畫之縞素之上而有可開拓沙磧之態度也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
空動烟雪【澤堂】日良馬不但骨法入相要須取其神逸之姿所謂若滅若沒者最難見如老杜
迥立生風寒空烟雪清高深穩等句皆以神不以形也霜蹄蹴踏長楸間【夢弼】日楸
音秋美木也【洙】日曹植名都篇走馬長楸間馬官厮養森成列可憐九馬
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鄭】日借資昔切
後有韋諷前支遁【批】以主人對支遁豪氣橫出【趙】日以支遁之養馬韋諷之蓄畫馬皆
苦心之所愛矣憶昔巡幸新豐宮【希】日文紀上幸甘泉如淳云蔡邕云天子車馬所至

臣民以為僥倖故曰幸宮在長安東舊新豐縣翠華拂天來向東夢弼曰天子之旗餙
以翠羽東自驪山而歸来也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
夢弼曰玄宗常以每年十月巡幸驪山新宮王毛仲以廄馬三萬令為數隊每隊皆一色相間若錦繡與
此圖無以異也自從獻寶朝河宗夢弼曰穆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居是
為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觀春山之寶玉所謂朝河宗者河宗朝而獻寶也穆
王自此而歸上昇余謂此以比玄宗自驪山而歸昇遐也無復射蛟江水中趙四句沉
蓍雅麗政在事事記物事在言外洙曰元封五年漢武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夢弼曰天寶十四
年玄宗西幸新豐祿山棄隊而叛自是不復講明巡幸之禮也君不見金粟堆前松
栢裏趙曰長安志明皇恭陵在蒲城東北之金粟山明皇嘗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崗有龍盤虎踞
之勢復近先瑩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地暨昇遐群臣遵先旨葬焉龍媒去盡鳥

呼風【批】長篇意外况痛險絶【洙】曰漢武歌曰天馬徠龍之媒【夢弼】曰玄宗已葬於金粟松林中早晩惟鳥呼風而啼所謂向者龍媒三萬果安在哉甫因觀圖畫而傷之也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鶴】曰廣德元年春晩自閬再歸成都作

國步猶艱難【洙】曰詩天步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修可】曰詩哀鳴嗷嗷十載供軍食【夢弼】曰自廣德二年遡數至天寶十四年凡十年矣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晁】曰謂斂取非一端也賢者貴爲德一作賢後愧爲力【夢弼】曰甫以賢者責望於韋貴以仁德撫下也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希】曰喬琳曆四州刺史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紀一郡能劾刺史乎故六帖亦謂之綱紀掾【洙】曰鮑照白頭吟直如朱絲絃當今豪奪吏【趙】曰管子曰凡輕重散斂以時平準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也自

此無顏色夢弼曰韋生持紀守綱如琴絃之直俾必豪奪之吏沮喪其氣色不敢少逞也

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師曰喻害民之吏也洙曰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澤堂曰名言

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澤堂曰悲慨動天天亦悽惻

行行樹佳政鶴曰樹立也

慰我深相憶洙曰此詩欲韋抑暴斂也澤堂曰深誠粗語直致輸寫若無難者至末結二句尤屬宛轉思致悽然此其不可及處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鶴曰詩云漂泊干戈際當是霸遭關內之亂而入蜀梁權道云寶應元年梓州作

將軍魏武之子孫趙曰魏武曹公操也夢弼曰名畫記霸魏曹髦之後髦東海宋王霖之子幼而好學善書畫

於今爲庶爲清門批起語激昂慷慨少有及此洙曰左昭三十二年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夢弼曰霸乃操之後其門地最清高玄宗末年得罪削籍為庶人

也**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今尚存**【批】接得又暢**學書**

初學衛夫人【夢補】曰晉李夫人名衛善書嘗云有一弟子號王逸少用筆咄咄逼人也**但**

恨無過王右軍【沫】曰王羲之善隸書為古今之冠**丹青不知老將至**

【夢補】曰論語不知老之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批】突兀四語能事志意畢竟徃復浩

蕩只在裏許自是筆意至此非思致所及【沫】曰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夢補】曰酷意工於書畫而

不喜仕宦也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

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也如金鍾大鏞在東序氷壺

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極至處者也【澤堂】曰用聖語不覺冗近此可為法**開元之中常**

引見【夢補】曰見音現**承恩數上南薰殿**【遁】曰數色角切又如字**凌烟功**

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沫】曰唐貞觀中畫李靖等二十四人於凌烟閣

【趙】曰凌烟畫像顔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為之畫故云良相頭上進賢冠【洙】曰後漢志進
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猛將腰間大羽箭【洙】曰太宗常自製長弓大羽箭
皆倍常製以旌武功褒公鄂公毛髮動【洙】曰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英姿
颯爽來酣戰【夢弼】曰觀其齒若有當目酣戰氣象也【補注】曰自戰而來先帝天馬
玉花驄天或作御【夢弼】曰先帝謂明皇也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驂逸無比嘗命
畫工圖寫今好事者猶列之於素畫工如山貌不同【夢弼】曰貌莫角切貌人類狀也
下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杜】迥立意從容【趙】曰天門
也文選註有紫微宮門名曰閶闔言馬之面上生風以其神駿詔謂將軍拂絹素意
匠慘澹經營中【希】曰畫品謂有六法五曰經營置位斯須九重真龍出
一洗萬古凡馬空【杏齋】手筆示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

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㭍米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做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誦之盖不待見畫也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将軍畫馬圖引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丹青引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澤堂]曰山谷亟稱此句以爲句法如此今誰工盖詩法所自

玉花却在御榻上[趙]曰畫手精妙畫得其真榻上庭前屹

相向[杜]相向語續客[illegible][弼]曰屹魚乞切

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

皆惆悵[夢弼]曰圉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皆歎畫之精也[容齋]續筆云老杜丹青引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或以為畫馬奪真圉人太僕所不樂不然圉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御者而黄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内府殷紅碼碯盤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澤堂]曰釋之太深

弟子韓幹早入室[夢弼]曰韓幹善寫人物尤工鞍馬學畫於霸得霸筆法獨造其妙如顔子入孔子之室也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亦能畫馬

真

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批言名將
軍畫善蓋有神善一作妙必逢佳士亦寫真批謂未遇佳士故夢齋曰顧愷之善丹青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
俗眼白洙曰言識者蓋寡耳澤堂曰阮籍以白眼視俗人今俗人當為曹霸眼所視而反遭其猜為最窮困也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
壈纏其身批首尾悲壯動盪皆名言夢齋曰楚詞志坎壈而不違王逸註坎壈不遇貌鮑照結客少年場行坎壈纏百憂補註誠齋評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畫馬奉先縣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捕捉學詩者於李杜蘇黃詩中求此等類誦讀沉酣深得其意味則落筆自絕矣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公自注]新除司議郎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鶴]曰廣德二年夏在草堂作

名參漢望苑[洙]曰漢博望苑武帝為戾太子置之使通賓客[夢弼]曰司議太子府官也以李布新除司議郎故用博望苑事職述景題輿[夢弼]曰尚書大傳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身述其職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坐也仲舉乃蕃之字也巫峽將之郡荊門好附書[趙]曰預囑其不相忘也遠行無自苦[夢弼]曰戒之以自保也內熱比何如[夢弼]曰比毗至切近也內熱言熱中也莊子我其內熱歟也正是炎天闊邪堪野館踈[澤堂]曰炎日長而館次踈不得少憇就蔭也黃牛平駕浪[洙]曰黃牛峽名[師]曰黃牛峽浪高與峽齊故云平駕浪畫鷁上凌虛[修可]曰張平子西京賦鷁首註云船頭畫鷁鳥厭水神[師]曰上淩虛言船遊永而上如淩虛空

蕭

也

試待盤渦歇師曰盤渦言水迴洑如碾碓然趙曰水漲則有盤渦令勸其且休行故曰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師曰甫意欲待峽水平穩即解纜悶能過小徑自爲摘嘉蔬自一作日趙曰自此已下約李員外訪其居也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榛夢弼曰榛奴帶切正作奈名廣志奈有青赤白三種果過雨亂紅蕖洙曰紅蕖蓮花寂寂夏先晩泠泠風有餘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堪或作宜直作移巾几秋帆發弊廬澤堂曰正當移巾几之時則舟行已發荊門矣

寄董卿嘉榮十韻鶴曰廣德二年作公時在成都蓋是年春自閬歸草堂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洙曰兵家書牙旗將軍之旗立於元帥帳前故謂之牙旗鶴曰防秋近赤霄言列戍西山三城之高也下臨千雪嶺洙曰雪嶺即西山夢弼曰

西山記上有積雪經夏不消卻背五繩橋朱曰岷江湍急不可為梁乃以竹繩為橋駕虛
而渡鄭曰即岷江笮橋海內久戎服京師令晏朝趙曰以前日用兵之久而
今日罷兵則可以晏朝也澤堂曰時亂如此百僚不恪至於晏朝譏諷之辭犬羊曾爛熳
朱曰應邵曰鮮卑隣在漢北犬羊為羣宮闕尚蕭條猛將宜嘗膽趙曰猛將
指董嘉榮也史記越王句踐反國苦身勞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曰汝忘會稽之恥耶
龍泉必在腰夢窩曰龍泉劍名越絕書楚王召風胡子干將使鑄劍二枝一曰龍泉王問何
為龍泉對曰龍泉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漢書淬以龍泉孟康註曰龍泉宮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劍特堅利
黃圖遺汚辱朱曰天子圖籍也趙曰有三輔黃圖之書言宮殿名號與京畿地理也月
窟可焚燒趙謂宮殿朱曰長楊賦西京壓窟又言月窟雖高猶可燒之也趙曰指言吐蕃巢穴
也會取干戈利趙曰北戒董卿之辭干戈利則書敬乃干穀乃戈之義無令斥

候騎【朱】曰西域傳斥候百人五分之夜擊刁斗自衛【趙】曰無令其騎則號令嚴肅也居然雙

捕虜【朱】曰後漢世祖建武四年拜馬武捕虜將軍顯宗初西羌寇隴西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自是一嫖姚【朱】曰霍去病為嫖姚校尉落日思輕騎秋天憶

射鵰【修可】曰壯史斛律金子光見一大鵰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而下乃鵰也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也常時號為落鵰都督雲臺畫形像皆為掃氛妖【朱】曰掃氛妖言能靖患亂也【趙】曰所以激昂董卿也漢雲臺畫二十八將之像以其有功掃氛妖也

青絲【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之亂當是廣德二年作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趙】曰南史侯景叛乘白馬青絲以應讖【師】曰謂祿山反【希】曰蓋以侯景比僕固懷恩以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故曰且逐風塵起【夢弼】曰起指南山羣盜也不聞漢主放妃嬪【希】曰肅宗復京師出宮女三千人故借漢主為

言也

近靜潼關掃蜂蠆

趙曰此公戒約麃豪子之辭 師曰哥舒翰爲賊所破陷兩京肅宗鳩義兵收復兩京如掃蜂蠆 澤堂曰內修外攘之意

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

即爲蠆粉期

批書生張皇軍國願幸功成類如此可歎子羨猶始祖也至放翁厭矣吾題吾說於此亦自厭矣 趙曰告以必破亡之證也 蔡曰按通鑑廣德二年吐蕃入長安諸軍亡卒及鄉曲無賴相聚爲盜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討之 師曰殿前兵馬乃神策軍天子親征羣盜望風而敗 鶴曰懷恩以永泰元年三月死于鳴沙蠆粉之語驗矣 夢弼曰逆子子爲蠆粉矣乎

未如面縛歸金闕

如一作知 洙曰欲其改降天子也 左傳許子面縛銜璧

萬一皇恩下玉墀

批傷哉 洙曰時降者皆受節鎮河北之患自此起矣 趙曰教以悔過改命庶幾皇恩寬宥之也

黃河二首

鮑曰黃河北岸海西軍胡人高鼻動成羣謂吐蕃入寇舊註謂祿山非也

黃河西岸是吳蜀嚴鄭公軍也謂當狗之戰舊註謂皇明肅宗非也

文　沃　康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鍾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趙曰黃河之北大海之西則河北一帶之州郡也此篇言椎鼓鳴鍾體面如此至使胡人動成羣而來斯乃罪其不能致力於禦之也

黃河西岸是吳蜀西一作南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趙曰此篇悶蜀人困於供給而給之以願君王之無侈靡也如傳云不寶金玉之義

揚旗公自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夢弼曰按元稹誌公墓曰劍南節度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又按嚴武是年九月與吐蕃戰于當狗城敗之故公初在幕中因觀揚旗而作此詩

江雨颯長夏雨一作風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

異聲【君平】曰鄭公持軍嚴肅有殊異聲名初筵閱軍裝【夢弼】曰閱視也羅列照

廣庭空六馬八六一作四駮駥揚旗旌【鄭】曰駮布可切駥五可切馬搖

頭也【洙】曰甘泉賦崇丘陵之駮駥兮駮駥山阜之高貌迴迴偃飛蓋【倪】曰囬囬勢囬旋也

熠熠迸流星【洙】曰校獵賦曳彗星之飛旗【夢弼】曰熠熠色鮮明也【補註】熠以執反来纏

風飈急纏一作衝去擘山嶽傾【夢弼】曰此聯言揚旗去来疾速之狀也材歸

俯身盡【杜】前言俯身試搴旗【洙】曰鮑照詩俯身散馬蹄妙取略地平【澤堂】曰揚旗之

法俯身畧地最難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夢弼】曰虹蜺喻旗也三州

陷犬戎【趙】曰言去年十一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但見西嶺青【澤堂】曰西嶺下縣邑

多陷没但遠見嶺色而已公来練猛士欲奪天邊城【夢弼】曰謂喜得鄭公来作

鎮訓鍊士卒欲奪所喪之故地時廷命鄭公拓雪嶺斷氐右臂是以威行徼外按集有早秋詩已收滴博

雲中戍更奪蓬婆雪外城者是也此堂不易升夢弼曰易以豉切謂食人之祿居人之位當憂其事也庸蜀日已寧洙曰書庸蜀微盧夢弼曰庸蜀本蠻地漢時始通中國今鄭公来鎮守蜀中已寧靜矣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荊趙曰相勸加餐飯而不必捨去以嚴公之故也師曰甫終去蜀之荊蠻且為是辭以美鄭公云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
野膳隨行帳華陰發從伶數杯君不見醉已遣沈冥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鶴曰題曰院中又詩云暮齒借前籌當是嚴公奏為參謀在幕中作

山雲行絕塞夢弼曰塞先代切大火復西流夢弼曰左傳象十二年冬十二

月螽仲尼曰丘聞之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窮途愧知己【趙】曰指嚴鄭公也暮齒借前籌【洙】曰張良顧借前箸以籌之【趙】曰言其晚年而得嚴府叅謀也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夢弼】曰長丁丈切甫言曰過武廳謀軍府事非能成長老之謀也【澤堂】曰似有不滿佐幕之意解衣開北户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趙】曰言嚴公待以寬禮節爽病微瘳【趙】曰時節清爽公素有肺疾惟氣爽則小蘇也主將歸調鼎【夢弼】曰書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吾還訪舊丘【洙】曰主將謂嚴公也言公還朝秉政曰吾當遂歸計也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鶴】曰嚴武以廣德二年九月敗吐蕃於當狗城十月克吐蕃鹽川城此詩和軍城早秋則是其年七月日作也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希】曰抱朴外篇軍在太一玉帳之中不可攻也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鶴】曰滴博西山城名雲間以言其高也公所謂轉粟上青天而高適所謂窮山之巔是也蓬婆乃吐蕃城名在雪山之外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夢弼】曰西山即雪山也更催飛將追驕虜【洙】曰漢匈奴號李廣為飛將【夢弼】曰驕虜指吐蕃也莫遣沙場匹馬還遣一作放【夢弼】曰此戒之之辭也春秋公羊傳匹馬隻輪無返者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院中一作使院【鶴】曰廣德二年秋作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批】堪者不堪也【澤堂】曰可堪落時落也階面青苔先自生【澤堂】曰風清故果落

雨過故苔生當接上句看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澤堂]日夕陽照樓可占晴景鍾鼓非報晴也晴則金革饗發唐詩云鼓響已知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無吏隱名可無一作今[洙]曰公嘗為嚴公參謀故云吏隱[趙]曰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

到村[鶴]曰廣德二年秋作

碧澗雖多雨[夢弼]曰山夾水曰澗秋沙先少泥先一作亦[趙]語不稱[鄭卬]曰先先見切先後也[澤堂]曰秋沙本多雨不爐生泥也○先去聲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澤堂]曰龍過荷倒皆溪漲後景老去參戎幕[趙]曰為劍南節度參謀也歸来散馬蹄[洙]曰曹子建詩俯身散馬蹄稻粱須就列[洙]曰為貧而仕也榛草即相迷[夢弼]曰言既離草堂而入使院則荒逕生草反相迷矣[澤堂]曰為祿而從事不免榛草迷

徑也

蓄積思江漢夢弼曰蓄積猶鬱結也思江漢以濯之耳頑踈惑町畦惑一作惑批久有意出蜀不曉人事分示我殆幕中有不合故蒼舒曰南華經曰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無町畦夢弼曰町他典切畦胡圭切隴畝也言其稟性頑踈所惑者但在町畦之間雖朝夕在院而仍思一歸也

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棲趙曰知己謂嚴武

村雨鶴曰廣德二年在草堂作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挈帶看朱紱挈一作攬洙曰公為尚書負外郎服緋故用赤紱也開箱覩黑裘洙曰蘇李子不得用而貂裘弊黑夢弼曰皆以雨之故恐其色黲故也澤堂曰雖為雨故撿視亦眷戀鷄筋自傷之辭此句料理行蔵似淺而有深意世。情。只。益。睡。洙曰世態凋弊不可瞻想莫若自隱於睡趙曰亦以兩悶思及世情惟睡而已澤堂曰與憶渠愁只睡同意盜賊敢忘憂洙曰所憂者盜賊未平夢弼曰時吐蕃未平故憂也

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遊 夢弼曰時以松菊自遣爾 澤堂曰可慰者特此

倦夜 鶴曰在浣花作廣德二年自閬州歸未為叅謀時

竹涼侵卧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 鶴曰墮也 稀星乍有無 洙曰明滅也 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 批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以為賦景則淺以為賦比則長作者於景未有不兼也 修可曰師曠禽經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 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鶴曰公歸溪上在永泰元年正月而此詩作於廣德二年秋

白水漁竿客 批魚竿自比太公 夢弼曰後漢郡國志廣漢郡有白水縣註山海經白水出蜀而東南入江 清秋鶴髮翁 趙曰庾信作賦予老矣鶴髮鷄皮 胡為來幕下

秪合在舟中【批】仕官失志不能決絕如此【沫】曰言體性疎散止可與漁樵為偶不當為幕客也

黃卷真如律【太臨】曰言詩書以禮法繩人【澤堂】曰律即如律令之律不能釋手也

青袍也自公【沫】曰詩自公退食【大臨】曰言不卑小官也【夢衡】曰也當音夜

老妻憂坐痺【鶴註】曰痺卑利切痺脚冷濕病

【補】幼女問頭風

平地專欹倒

分曹失異同【趙】曰言其散秩在府中所坐之曹不專其事而分之不知為異為同也【希】曰漢食貨志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鶴】曰此句承上坐痺頭風也言疾作時有時歙倒不辨異同也

禮甘衰力就

義忝上官通【沫】曰謂能容之於散秩也【趙】曰上官指嚴武公在幕府得闕通於上官矣

疇昔論詩早【趙】曰與武論詩已在早年矣

光輝仗鉞雄【沫】曰仗鉞言嚴公作鎮也

寬容存性拙

翦拂念途窮【沫】曰謂嚴武奏請為叅謀也劉孝標絕交論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

露裛思藤架【夢衡】曰裛音邑

烟霏想桂叢

信然龜觸網【洙】曰史記龜筴傳神龜抵網而遺漁者得之直作鳥窺籠【批】不得志之語【洙】曰潘岳秋興賦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趙】曰上兩句則身雖在幕府而有山林之念下八句有懷草堂之意

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師】曰西嶺南江述浣花里之景也【希】曰舊史云於浣花里結廬枕江南江即大江山海經岷山大江所出也

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坼杯乾甕即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夢弼】曰此四聯甫述草堂之興恐其荒蕪而有歸休之意也

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洙】曰言性雖疎散當束縛以酬知己年雖蹉跎不足以負任責亦當效小忠也【澤堂】曰亦不自得展之意

周防期稍稍【批】信憂讒之態可念大簡遂忽忽【澤堂】曰稍稍學周防而以大簡之性遂入忽忽中亦不得意

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大觀】曰別業指草堂也

未敢息微躬烏

寒

鵲。愁銀漢【炎】曰烏鵲塡河以渡牛女甫意謂雖參幕府無以補濟故曰愁銀漢駑駘怕。錦幪【洙】曰非其餙也【夢弼】曰徐陵詩金鞍覆錦幪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批】即據槁梧而瞑但增桐字迥異本語不足爲法【趙】曰言如烏鵲之微力不任於塡河駑駘之蹇不足以被錦幪之餙則所望於故人者幸全其物色而故令倚於梧桐也【夢弼】曰物色謂形容之衰老也公有望於嚴武俾得遂倚梧之適也

宿府【鶴】曰廣德二年在府中作

清秋幕府井梧寒【洙】曰武帝拜霍去病大將軍於幕府中故稱幕府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批】上下况著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夢弼】曰伶即丁切俜普丁切失所貌甫遭亂奔走自廣德二年逆數至天寶十四載凡十年矣

強移棲息一枝安 宋曰莊子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夢弼曰甫時寓嚴武幕為參謀特一枝之安也

樹間 鶴曰廣德二年在成都府中作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 希曰本草唐本註柑皮厚味甘不如橘皮薄味辛而苦酸者名胡甘爾雅釋凡木枝葉婆娑曰莰 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迴霑葉露乘月坐胡床 夢弼曰搜神記胡床戎翟之器也

送舍弟頻赴齊州三首 鶴曰廣德二年作

岷嶺南蠻北 夢弼曰岷嶺蜀之岷峩山南蠻南詔蠻也 徐關東海西 趙曰徐關齊地言弟自岷蜀起發而之齊耳 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絕域惟

高枕〔趙〕曰公自中原而来蜀則亦以蜀為絶域 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

褰白意都迷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来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

江通一柱觀〔鄭〕曰荆州有一柱觀土人呼為木履觀〔夢弼〕曰觀古玩切 日落望鄉臺〔洙〕曰成都記隋蜀王秀所創 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趙〕曰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鶴〕曰按公作范陽太君盧氏墓誌盧氏所出有適會稽賀據會稽瀕於海也 去傍干戈覓来看道路通

短衣防戰地〔洙〕曰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服〔趙〕曰時吐蕃未息故戎服以在防戰之地〔夢弼〕曰公自言也〔澤堂〕曰短衣戰服為在戰地有所防備也 匹馬逐秋風〔夢弼〕曰言弟穎之行色也 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洙〕曰碣石海畔山也〔澤堂〕曰莫為流落長見碣

石鴻歸也

嚴鄭公階下新松得霑字 鶴曰廣德二年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 洙曰詩民具爾瞻澤堂曰渠非自奇至於移根近於簾帳然後乃得人瞻望也此乃杜自喻依嚴公也 細聲聞玉帳 聞一作侵 疎翠近珠簾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霑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墻色侵書帙晚陰過酒罇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 孫季昭示兒編云花竹亦有無香者世所共知櫻桃初無香退之云香隨翠籠擎初重則以香言之竹與批把本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批把樹樹香則皆

以香稱之至於太白又以柳為有香其曰白門柳花蒲店香是也若夫劉公誨詩有云少陵為尒添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澤堂】曰凡物皆有聲色臭味不必蘭蕙但馨而可嗅者皆況稱香如此等是也

但令無剪伐會見拂雲長【洙】曰此詩公之措意極為深遠觀者當自知矣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沲江畫圖十韻得忘字【鶴】曰廣德二年作

沲水臨中座【夢弼】曰沲唐何切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沲寰宇記沲水在成都府新繁縣岷山到北堂到一作對【夢弼】曰岷山蜀之岷哉也山海經岷山江水出焉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誠齋】詩話云老杜山水圖云沲水臨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直訝杉松

冷兼鬆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蘂亂拂黛石蘿長[澤堂]曰拂拭之黛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為霜[趙]曰暗谷非真是雨而暗丹楓非真是遭霜而丹皆以言畫也[澤堂]曰七句字字着畫意此難於他作者秋成玄圃外成一作城[洙]曰崑崙山有玄圃景物洞庭傍[洙]曰洞庭湖名[趙]曰皆以形容其畫乃其景也[澤堂]曰玄圃洞庭非岷沱之景而似之亦畫意也繪事功殊絶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杜]此篇句句着畫意政以來離本處謂義畫分明見童之見也[師]曰顧長康畫謝鯤在石巖裡人問其故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又謝安寓居會稽與羲之支遁遊出則娛山水每往臨安山中坐石室放情丘壑[澤堂]曰末句方措中丞

晩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公自註]池在府內蕭

東　齋

摩訶所開曰是得名鶴曰當是廣德二年作前此武尹成都未嘗談秋也凡言秋者皆是年作

湍駛風醒酒駛一作駃鄭曰駛若史切疾須船行霧起隄高城秋自

落雜樹晩相迷批兩語皆極洒洒澤堂曰城上草蕪逢秋爭秃坐觸鵁鶄起

夢弼曰古今註鵁鶄一匹鳥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物志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其羽可用以爲歸

巢傾翡翠低夢弼曰異

莫須鷩白鷺爲伴宿

青溪趙曰指浣花溪

陪鄭公秋晩北池臨眺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自遣悶有作奉呈後如詠竹泛舟觀岷沲畫圖至北池臨眺皆分韻賦詩其情分稠密如此而史謂嚴武中頗銜之不知何所本而云當是廣德二年作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元依渚衰荷且映空

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䙚兮曹往金盤小徑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盃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澤堂曰此一句必即事述之異方初豔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宼戈一作事澤堂曰何之益於參佐承之耶歡娛到薄躬

初冬

垂老戎衣窄鶴曰廣德二年十月嚴武攻吐蕃監川城克之公時在幕府故亦衣戎衣也歸休寒色深夢弼曰休一作來休謂休暇以洗沐也歸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夢弼曰著張畧切日有習池醉趙曰謂陪嚴公出也山簡在襄陽習氏有佳園池簡日醉焉愁來梁甫吟夢弼曰諸葛亮憤漢衰亂嘗作梁甫吟甫之愁其亦厭唐

室之亂乎

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　瀟堂曰出處之間以何心遂之以干戈故恐出處俱乖此悲痛之辭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趙曰詩云來瑱賜自盡而瑱伏誅在廣德元年正月當是廣德二年在成都作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　細一作翠夢弼曰廣雅天竺出細織成魏略大秦國用水羊毛木皮野繭絲作織成皆好色

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逶迤

羅水族瑣細不足名　洙曰自開緘風濤湧至此句皆叙織段之紋

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　安石曰宴云乃安榮也

空堂魑魅走　師曰言鬼神驚駭此物也

高枕形神清　梅曰謂爽人神思也

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　夢弼曰左傳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施之混柴荊　夢弼曰言

柴門荆户適足以混汚此物不相稱也

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

希曰古者服用各有程式故經制定則卑不敢踰尊此公所以不留鯨錦也

今我一賤老短褐

更無營煌煌珠宮物

夢弼曰煌煌光明也趙曰珠宮指言龍宮也楚辭貝闕子珠宮

寢處禍所嬰

夢弼曰嬰累也此乃貴人寢處所用一賤老受之恐增其禍耳

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

洙曰語乘肥馬衣輕裘夢弼曰甫歎息是時當權之士奢侈自大徒務乘肥衣輕不以干戈未息為念也

李昺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

鄭曰瑱陟刃切

氣豪直阻兵

趙却其贈錦復引近年李昺來瑱為戒非無為者希曰按舊史李昺當代崔光遠為鳳翔尹充本府及秦隴觀察使洙曰來瑱嘗為襄陽節度使裴茂稱瑱屈強難制宜早除之代宗潛令裴茂圖之瑱擒茂妻子於漢江入朝謝罪代宗怒貶播州縣尉翌日賜死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

昔聞黃金多坐

見悔吝生【夢弼】曰如李渭來瑱之徒黃金雖多各罹禍 奈何田舍翁【夢弼】曰甫自謂也 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藜羹茹一作飯【夢弼】曰茹食也【趙】曰莊子藜羹不糝【師】曰甫傷兵革之際生民有不得其所者我何忍獨安于此又自卷以還客始覺心和平是知甫之所養於中者宏深雖伯夷何以加此【夢弼】曰甫言自古驕侈取咎者多矣豈有茹藜之賤可享此奢麗之物耶

至後【鶴】曰廣德二年冬在嚴武幕中作

冬至至後日初長【洙】曰周禮冬至日在牽牛影長一丈三尺【趙】曰漢時宮中繡工以線量日影冬至後添一線也 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師】青袍白馬眼見小子輩紛紛而起有何意味謂公止服九品繆甚【洙】曰公止服九品服耳【夢弼】曰青袍白馬指盜賊縱橫中原也 金谷銅駝非故鄉【洙】曰金谷園銅駝陌豈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

境乎劉禹錫楊柳詞云金谷園中鶯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梅花欲開不自覺【師古】日人自不覺棣蕚一別永相望【趙】語極有興【洙】日棣蕚言兄弟也【夢弼】日按集有云弟妹各何之是也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一云李七【鶴】日廣德二年冬作

簡易高人意一作體【趙】日平易也揚子以簡以易匡牀竹火爐【夢弼】日淮南子匡牀弱席註匡安也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着絶島孤【師古】日以仙故貪着島也群仙不愁思【趙】有味外味冉冉下蓬壺【夢弼】日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山焉日方壺蓬萊是也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趙】自傷之力之不繼也上句亦足媿人之不能往者范蠡舟偏小【洙】日范蠡為越破吳功成

名遂乃棄扁舟泛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王喬鶴不群[趙]曰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比之王喬鶴事詳見前此生隨萬物[趙]萬物語扑故佳何處出塵氛

[illegible]曰莊子所謂與物轉徙也

高浪垂翻屋[澤堂]曰垂幾也崩崖欲壓床野橋分仔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澤堂]曰紅漸入也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或作相並坐仙老暫相將[illegible]乃是好語[illegible]曰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西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澤堂]曰亦皆畫意同前十韻法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鶴]曰廣德二年公在綿梓閬二年以嚴武鎮蜀再歸成都依之此詩當是廣德二年秋作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
【[illegible]】是中有甚悲者【澤堂】曰二人不可再遇前途喪亂我獨見之豪俊人誰在文章掃
地無羈遊萬里闊【澤堂】曰自喻凶問一年俱白日中原上
【澤堂】曰蘇發於長安清秋大海隅【澤堂】曰鄭發於海上夜臺當北斗【澤堂】曰指
蘇泉路指東吳【澤堂】曰指鄭得罪台州去【澤堂】曰鄭時危棄碩
儒移官蓬閣後【澤堂】曰蘇穀貴殁潛夫【鶴】曰蘇鄭之死適致歲歉按舊史廣
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錢故云【補註】詩人玉屑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句對如
杜少陵哭台州司户蘇小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殁潛夫東坡和鬱孤臺詩
云避追陪車馬尋芳謝朓洲凄凉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又肩人絶句亦用此格如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
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之類是也流慟嗟何及【澤堂】曰悼蘇

衙宛有是夫澤堂曰悼鄭道。消詩發興澤堂曰以下追叙平生心息

酒爲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夢窩曰班固楊雄嵇阮逸相須夢窩曰嵇康阮籍澤堂曰嵇阮二人以逸氣相待會取君

臣合寧詮品命殊詮一作論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趍勝

決風塵際功安造化鑪希曰莊子以天地為大鑪造化為大冶澤堂曰勝決二句乃期待之詞或謂登廟堂決勝立功皆偶然耳從容詢舊學詢一作拘慘淡閟陰符澤堂曰言昔嘗詢學於二公今已閟陰符矣擺落嫵髮久衰傷志力輸

俗依縣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情列友于夢窩曰論語惟孝友于兄弟情乖漬酒送望絕撫墳呼瘧癘飧巴

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澤堂曰干戈日加梗

塞更無吊
哭之豪

去矣行【鶴】曰廣德二年公在嚴武幕中賦去矣行明年正月果歸溪上鮑註以為天寶間公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釆錄欲辭職而賦此非

君不見韝上鷹一飽則飛掣【洙】曰魏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史滑稽傳註韝臂捍也【夢弼】曰掣昌列切挽也

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趙】曰如鷹之飽而高不學燕之意而附此賢人義士不阿附於權貴之門也

野人曠蕩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趙】曰曠蕩者以言懷抱之閑曠也公無慚顏豈肯曳裾於王侯之間乎

未試囊中飡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批】興託矯矯令人必以一飽為諱所謂擬皮皆真【洙】曰前漢志藍田山出美玉在長安魏李預傳預居長安每羨古人食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

雜器形者大小皆百餘光潤可玩預乃以爲屑日服食之[夢弼]曰玉者陽精之純屑而食之令人色潤却老仙家有食玉法[澤堂]曰試唐板作識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鶴]曰溪上指浣花溪也永泰元年作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洙]曰酒也周庾信謝賜酒詩浮蟻對開春[夢弼]曰釋名酒有泛齊浮蟻在上泛泛然鷗泛已春聲[洙]曰越南志鷗水鳥也在漲海中隨潮上至三月風至乃去藥許隣人斸書從稚子擎[趙]曰言文書多任稚子也[鶴]曰種藥本以濟世故許隣人斸取書本以教人故從稚子擎公之志趣如此與隣人形骸而分爾汝者異矣[澤堂]曰景物如許不早歸見棄則隣人斸之書則稚子擎之以此身在幕府故也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趙]曰公嘆老而猶仕耳

營屋【鶴】曰永泰元年作蓋公上元元年營草堂時已植竹堂成詩所謂籠竹和煙滴露梢草堂詩所謂步𨂴萬竹踈是也意公正月歸溪上時營屋故作

我有陰江竹【師】曰甫植萬竹於草堂故云【澤堂】曰陰與蔭通能令朱夏寒【夢弼】曰按梁元帝纂要夏曰朱夏又爾雅夏爲朱明

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澤堂】曰陰氣則通於積水而其高入於雲端

甚疑鬼物憑甚一作如不顧剪伐殘

東偏若面勢【師】曰謂植竹以蔭東之日隨其所向之勢射戶牖可永安【夢弼】曰謂戶牖之間庶無炎氣永可以安佚也

愛惜已六載茲辰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夢弼】曰甫避亂適梓閬復歸成都再營等屋室伐竹千竿以爲用謂愛惜此竹凡六載矣今晨不顧鬼物之護而剪伐之故見白日而開奔湍也

度堂匪華麗【夢弼】曰度徒洛切養拙異考槃【趙】曰詩考槃在澗考成也槃樂也今公言養拙而已

非若碩人之在澗後成其樂也

草茅雖雜葺衰疾方少寬 趙曰除草曰雜言雖有雜葺之勞而吾之衰病可以寬也 澤堂曰雖字恐作須為的

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餮 趙曰洗音洒

寂無斤斧響庶遂憩息懽 夢弼曰憩起例切息也

奉寄高常侍 鶴曰高適為西川節度禦吐蕃師出無功亡松維等州以嚴武代還用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今題云寄高常侍當是永泰元年正月在成都作

汶上相逢年頗多 洙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蜀亦有汶川出西山

飛騰無那故人何 鄭曰那乃箇切 洙曰故人指侍御也 趙曰高適與公皆拜拾遺其後高為散騎常侍則其飛騰明矣

總戎楚蜀應全未 趙曰總戎大將之事適先除揚州大都督淮南節度使以李輔國之毀出為彭蜀二州刺史蓋言雖總戎於楚蜀猶未焉 澤堂曰總戎楚蜀猶未為功名之盛言其飛騰不止於此也

方駕曹劉不啻過 修可曰方駕並駕也與方舟之方同劉孝

侵

標廣絕交論道文麗藻方駕曹王今言曹劉乃曹植劉楨也洙曰不啻猶過多也家語何翅恵哉 今

日朝廷須汲黯 洙曰漢書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言爾時寇賊充斥朝廷須如汲黯者 夢弼曰言適之居朝其亶可比汲黯也

中原將師憶廉頗 洙曰史記廉頗趙之良將也漢文帝常歎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 夢弼曰言適之為將其賢有如廉頗也

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夢弼曰時適在成都起廢赴召與甫相別也

春日江村五首

鶴曰永泰元年歸溪上後作

農務村村急 洙曰農務田事

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 夢弼曰甫乃長安人避地於蜀去故鄉有萬里之遠

時序百年心 批使人無復思致故不可及 澤堂曰遠遊之目衰年之恨

茅屋還堪賦 洙曰秋興賦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

桃源自

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趙]曰蜀郡廣漢郡犍為郡為三蜀蹉跎又六年又一作有[鶴]曰公以乾元二年冬入蜀至是六年矣客身逢故舊[洙]曰得嚴公薦擧也發興自林

泉過懶從衣結[洙]曰黃京威衣百結衣[澤堂]曰過甚也頻遊任履穿[洙]曰東郭先生履穿行雪中著地處皆足跡藩籬頗無限一作限景恣意向江

天向一作買

種竹交加翠栽桅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批]不苟[洙]曰石鏡雪山皆蜀中故事已見前註赤管隨王命[洙]曰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為檢校尚書工部郎故云銀章付老翁[鶴]曰公為工部負外郎賜緋魚袋考漢表銀印青綬唐雖無賜印者而公謂銀章時指魚袋而言耳豈知牙齒落名玷

薦賢中【夢弼】曰甫歎暮年而膺嚴鄭公之薦辟也

扶病垂朱紱【洙】曰紱古蔽膝也象冕服以韋為之【希】曰韋賢傳黼衣朱紱師古曰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故因謂之紱

歸休步紫苔【夢弼】曰歸休謂休澣以沐浴也

郊扉存晩計幕府媿羣材【趙】曰衛青傳云開幕府蓋設幕以為府也【夢弼】曰甫自謙也

鷰外晴絲捲鷗邉水葉開隣家送魚鼈問我數能来

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批】羣盜中年皆不必事實政是作者【澤堂】曰並自喻

登樓初有作【洙】曰漢末王粲以西京擾亂之荊州嘗思歸作登樓賦

前席竟為榮【洙】曰文帝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思誼徵至宣室因問以鬼神事帝不覺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宅入先賢傳【洙】曰先賢傳荊州有王粲宅

才高處士

名【夢弼】曰謂誼之才高出乎處士之名矣

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洙】曰二子謂王粲賈誼也

春遠【鶴】曰永泰元年春在浣花作時吐蕃雖退而党項羌寇富平諸將營於近畿【澤堂】曰遠亦深晩之意

肅肅花絮晩霏霏紅素輕【趙】曰兩句通義紅言花素言絮也日長唯鳥雀春遠獨柴荊【杜】語近而別言無往來之人【趙】曰數有關中亂【夢弼】曰數色角切何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鄉一作關地入亞夫營【趙】曰指言長安乃公之故鄉而為軍營矣亞夫營在長安文帝時單于入寇亞夫屯軍細柳營

暮登四安寺鍾樓寄裴十迪四一作西【鶴】曰永泰元年在溪上作

暮倚高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

歛【□】日夕陽謂之返照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闃寂【□】日闃古鶪切闃寂僻靜也故人相見未從容【□】日從容款曲也知君苦思緣詩瘦【□】日思去聲太向交游萬事慵【□】日李白有戲贈公詩云借問年來大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趙】日緣苦詩之故其在交游也萬事皆慵廢矣【澤堂】日末句有招致之意

絕句三首【□】日謝克家任伯云得於慎文霄家故書中猶是吳越錢氏時人所傳稿律高妙其為少陵不疑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行一作還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城一作山【澤堂】日遠意雄暢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溪【澤堂】日閑事有致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澤堂日即事率題奇拔

屏跡鶴曰永泰元年作

衰年甘屏跡年一作顏幽事供高卧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趙曰盖以乏酒價之故則併課園蔬賣之以充沽直也鶴曰唐食貨志云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沽酒二年復禁酤廣德二年定元下酤户以月收稅五行志廣德二年秋關輔飢米每斗千錢永泰元年饑京師米斗千錢肅宗於干戈未定之時猶能以年飢禁酤酒而代宗米斗千錢之歲方且定天下酤户以收稅此公所以因詩以傷世衰也猶酌甘泉歌一作獨酌酣且歌歌長擊樽破修可曰世說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

沃屋

口畫
訣

天邉行 鶴曰永泰元年在成都作是年五月公下忠渝

天邉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 趙曰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而河源不種矣十二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則入巴蜀矣 鶴曰胡騎指吐蕃羌兵指党項羌渾奴剌之類

洪濤滔天風拔木 夢弼曰喻天下兵革不寧民罹墊溺之患也 鶴曰按史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風拔木公有風拔木之句當是紀實也

前飛禿鶖後鴻鵠 趙曰鶖音秋水鳥也

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鶴曰天宝十四載避賊與骨肉相離至永泰元年恰十年時公弟在東都骨肉殆指弟而言

枏木為風雨所拔歎 鄭曰枏那含切木名葉以桑子似杏而酸俗作楠 [illegible]

曰柟木在成都草堂之前而師以虎倒龍顛喻嚴武之死則是詩作於永泰元年五月盖武以其年四月死按史永泰元年三月大風拔木而此詩云五月彷彿聞寒蟬又非三月為風所拔師說非是梁權道編在廣德二年其年則公方自閬州回成都再依嚴武不應詩語乃云爾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故一作古誅茅卜居總為此趙曰楚辭誅鋤草茅以力耕乎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飜石走流雲氣榦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滄波一作滄浪浦上童童一青盖虛溪曰蜀先主舍東南有一木童童若車盖澤堂曰性本愛著滄波老樹而此柟適在浦上所以愛惜也野客頻留懼雪霜夢窩曰野客公自言也行人不過聽竽籟

批回復一有情沫曰莊子言地籟風作則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夢窩

曰聽他經切言梼樹為風之鼓動其聲有如竽籟也虎倒龍顛委榛棘榛一作荊[illegible]曰意必有指謂之比嚴則未可知淚痕血點垂胷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師曰楩柟杞梓天下之良材柟樹為風雨所拔喻嚴武死於蜀甫無所依故歎惜之

喜雨鶴曰按史永泰元年春大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乃遣近臣錄囚蓋是年春夏多旱

春旱天地昏春旱一作旱春師曰謂煙塵四起也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已一作未兵戈況騷屑師曰騷屑不安貌巴人困軍須奇慟哭厚土熱[illegible]曰巴人困軍須者當是嚴武敗吐蕃于當狗城又克吐蕃鹽州城而未撤其備也[illegible]曰困於軍需又哭旱災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希曰滄江指夔州雲安而言按公雷詩云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又云霹靂楚王臺以此知滄江指夔州也[illegible]曰謂洗雪也

陌

轂根小蘗息沴氣終不滅趙曰沴音戾陰陽錯謬之妖氣也何由見

寧歲洙曰國語自子之行晉無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群山雲郡一作東

交會未斷絕脩可曰周禮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安得鞭雷公滂沲

洗吳越公自註時聞浙右多盜賊鶴曰洗吳越者謂袁晁自台州反陷信明等州方伏誅而歙州人又殺其刺史是年春公在嚴武幕中秋寓夔州雲安縣公托言於雨欲雪吳越

莫相疑行鶴曰郭英乂帥蜀時年方三十餘此詩意是為英乂作雖嚴武年少然於公未嘗不相知豈有當面輸心背面笑之事八哀詩中嚴武詩可見公待武初終無間應無此作當是永泰元年與英又不合去成都時作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趙曰李陵書男兒生無所成名牙齒欲落真

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

陽 嘯 文 沃

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洙】曰天寶中公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臣試文章令云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師】曰如堵墻言列着之多也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洙】曰時擢甫為京兆兵曹會祿山亂後寓同谷隸橡自給男女餓殍者數人晚將末契託年少【趙】曰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批】寫得徹至懷抱如洗

赤霄行【批】赤霄亦怪奇【趙】曰此篇乃遭侮而感歎之作【鶴】曰指郭英乂與莫相疑行同是永泰元年作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批】造意甚奇【洙】曰非類故不相知不相知而相從則見辱矣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

趙曰玄圃崑崙山忠之別名翠羽金花則孔雀之尾羽如此 夢弼曰埤雅博物志孔雀尾有金翠南人取其尾握刀蔽于叢竹潛藏之處伺過急翦之若不即斷回首一顧無復光彩也

江中淘河嚇飛鸞 趙曰淘河飛鸞本不相涉用鵷雛事而去之真達識也 **嚇泥却落蓋華屋** 趙曰淘河者鵜鶘也飛鸞從江上来為淘河所起意謂鸞爭其魚而嚇之歸華屋之上負此羞恥對泥而却落也蓋用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夢弼曰譬猶少人居朝反為汚辱也

皇孫猶曾蓮勺困 洙曰孝宣帝紀帝初為皇孫高材好學然亦喜遊俠常困於蓮勺鹵中註云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名 **衛莊見貶傷其足** 洙曰左傳齊靈公伐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孟子許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刖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衛當作鮑

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 趙曰老翁公自謂少年有所指也諸葛亮集二十四篇而貴和篇第十一此蓋託言不能和則必召辱矣

丈夫垂名動

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批名言偉度洙曰言不可録小怨而棄大德也趙曰此見公胷懷之廓落無宿憾矣漢文帝與匈奴書曰朕與單于捐細故

去蜀鶴曰按公乾元己亥冬至成都距廣德二年為五載而寶應元年秋至廣德元年秋在梓州為一年此當是廣德二年在閬州作時嚴武未再鎮蜀將以欲下瀟湘末云安危大臣在謂吐蕃入寇有子儀諸公可恃也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居一作歸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鶴曰青溪驛在嘉州犍為縣此詩當是永泰元年去成都經嘉州下忠渝時作

漾舟千山内日入泊荒渚荒一作狂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朱曰言未有所定止也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朱曰言猿鳥猶能聚其儔侶而人不能致於安適則甫之羈困可見矣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師曰虎喻盜賊也不得語恐好人窺伺之亂世匿迹若此澤堂曰此實景語非姦賊在傍偵伺是畏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澤堂曰乾坤之内此地最深中夜思之尤杳然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荊楚趙曰浩蕩流放之貌楚辭志浩蕩而傷懷非止言水也澤堂曰流離前後不得相見只相遇荊楚是佳期也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較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夢弼曰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弟窮功名好權勢夢弼曰好去聲長

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馬聽晨雞（【夢弼】曰鞴皮視公切說文車鞁也）公卿朱門未開鏁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襪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澤堂】曰言衣食自饒不知我曹男女飢寒之故也）今年思我来嘉州嘉州酒重花繞樓（繞一作滿【澤堂】曰酒重字甚新言味厚也）樓頭喫酒樓下卧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鞶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修可】曰南史陰子春字幼文身脂垢汚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子義云足垢何曾洗則又甚於數年一洗者矣）吾兄吾兄巢許倫（【夢弼】曰皇甫謐逸士傳堯讓位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過清冷之水洗耳）

其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夢弼】曰枕去聲）啾啾

唧唧何為人一作為何人澤堂曰彼營營啾唧者何人哉

喜雨鶴曰按史永泰元年自春不雨四月己巳乃雨當是其年作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趙曰南國荊楚也安石曰記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可言江出雲也入空纔漠漠灑迥已紛紛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澤堂曰亭午未全分註趙註以一半未分鮮之則此分字同鮮言花得雨而色分別也晚来聲不絕一作更急應得夜深聞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鶴曰唐志戎州本犍為郡與嘉州皆犍為地也公以永泰元年五月去成都之嘉戎作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趙曰破頭已對言勝雖絕絕而驚見在之身則老情雖忘矣而發所對之興則奇也座從歌妓密[illegible]曰西京賦促中堂之密座樂任主

倭

人為【趙】今人雖褻語不能道無肖次故【夢弼】曰樂音洛謂歡樂之事一任主人為之也重碧拈春酒【夢弼】曰拈魚無切指取物也【趙】曰拈舊本作酤非元稹元日詩著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詩歲酒先拈辭不得然則拈酒乃唐人之語也輕紅擘荔枝擘一作酌又作掌【杜】亦風韻【山】【谷】曰拈春酒劈荔枝此主人用歌妓為樂者也【鶴】曰唐志戎州貢荔枝煎九域志戎州有荔枝園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鶴】曰唐志渝州本漢巴郡永泰元年公去成都經嘉戎至此作

聞道乘驄發【夢弼】曰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甫以比嚴侍御也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洙】曰喻別離也虗費短長吟【洙】曰古詩有短長吟山帶烏蠻闊【夢弼】曰嶲州西有烏白蠻梁益記嶲州嶲山接諸蠻

真

部有烏蠻秋蠻

江連白帝深朱曰白帝指夔州曰漢公孫述僭偽號白帝城夢弼曰烏蠻閣白帝深皆言其阻遠也

船過一柱觀過一作經夢弼曰十道志一柱觀在江陵臨川王起衆梁萃一柱

留眼共登臨留一作滯澤堂曰經過雖有先後登臨賞覽則共之也

撥悶一作贈嚴二別駕鶴曰永泰元年在忠渝作澤堂曰題意甚稱

聞道雲安麴米春夢弼曰雲安縣屬夔州今為雲安軍麴米春乃唐之酒名也

纔傾一酌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澤堂曰當得幾番消愁耶

長年三老遙憐汝夢弼曰峽中以篙師為長年梢工為三老今俗謂之翁

棙柂開頭捷有神開頭一作鳴橈夢弼曰棙縛結切柂吐邏切師曰柂所以正船搖柂曰棙朱曰初行船曰開頭

已辨青錢防雇直澤堂曰防當準備也

當令美味入吾脣

聞高常侍亡 公自註 忠州作 鮑曰高適也 鶴曰按舊史適練兵於蜀臨吐番以牽制之師出無功而松維等州尋為番兵所陷以嚴武代還用為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永泰元年正月卒又按公前有寄高常侍詩意是寄詩未久而適已卒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 夢弼曰漢書貂尾比省中註凡省皆禁禁字元后父諱故改禁為省又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秘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思遠遷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下後世以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也 何殊地下郎致君冊檻折 洙曰見檻折詩註 夢弼曰按唐新書高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公故有冊檻折之句 哭友白雲長 夢弼曰自渝州登長安而哭為白雲長矣說者又曰謂白雲之篇最長於人也 獨步詩名在 洙曰適有詩名於時 祇令故舊傷

宴忠州使君姪宅 鶴曰詩云出守吾家姪則謂杜使君也忠州唐屬山南道

永泰元年作

出守吾家姪[洙]曰出守守土地刺史也殊方此日歡自復遊阮巷巷一作舍[洙]曰晉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師]曰阮咸比姪子美自比籍不是怕湖灘[洙]曰湖灘忠州下惡灘也樂助長歌逸一作送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趙]曰王戎嘗以如意起舞牽率強為看[夢弼]曰左傳牽率老夫[澤堂]曰舊則自為醉舞今則牽率坐看他人之舞褢甚也

禹廟[鶴]曰永泰元年秋在渝忠間作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批]橘柚龍蛇皆本色語暗用下同孫莘老云蓋橘柚錫貢驅龍蛇皆禹之事公因見此有感也雲氣生虛壁一作清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洙]曰書予乘四載孔

氏傳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澤堂踞曰曾知爲切如此矣以見祠廟荒凉之可悲也

鑿控三巴叅洙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趙曰按渝州記云閬白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謂三巴鄭曰十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爲三巴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鶴曰公永泰元年秋至忠州寓居於寺故作此夢弼曰忠州今隸夔州路

忠州三峽內洙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人謂之峽江水過其中井邑聚雲根趙曰五嶽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小市常爭米希曰唐志忠州本臨州州有五縣而户止六千七百則井邑聚居嚮條可知宜有爭米之風孤城早閉門空看過客淚空一作豈莫覓主人恩希曰主人謂使君姪

夢弼曰有宴忠州使君姪宅詩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叅批花溪獨園與馬卿

丁令同[洙]曰佛書有給孤獨園

哭嚴僕射歸櫬 [鶴]曰嚴武以永嘉元年四月薨公亦離成都遊嘉戎渝忠至雲安在渝忠作

素幔隨流水 歸舟返舊京 老親如宿昔 如一作知[洙]曰按新史武卒母哭且曰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趙]曰言嚴公之母尚健如宿昔耳舊註所引新史非是不知何自得之 部曲異平生 [洙]曰言部曲有異於存日也宋鮑照東武吟將軍既即世部曲亦空存 風送蛟龍雨 [趙]謂其化為蛟龍而風送之雨情境慘然與下天長驃騎營[師]曰子美詩云蛟龍得雲雨言賢者之得勢今云風送蛟龍雨雨被風吹斷則蛟龍失勢可知[趙]曰以嚴公若蛟龍則風之所送者蛟龍雨也 天長驃騎營 [洙]曰晉書齊獻王攸遷驃騎將軍時當罷營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澤堂]曰歸櫬之後蜀都還遠但天長而已 一哀三峽暮 遺後見君

情【臣】曰遺後者謂恩德遺與後人使人哀思之不忘則君之情可見矣【趙】曰言所以遺傳於後世見君有恩德於公之情如此也

放船【鶴】曰永泰元年自忠渝下雲安作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淰淰寒【批】此戎戎淰淰亦不必所出偶然適似淰吟上魚吹水貌荒林無徑入獨鳥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澤堂】曰水急行疾不待夜泊

旅夜書懷【鶴】曰永泰元年去成都舟下渝忠時作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批】等閑星月著一湧字覺不同名豈文章著【夢弼】曰著直慮切立也官應老病休【夢弼】曰甫有肺疾也【澤堂】曰名則豈以文章而顯乎官則以老病而休也飄飄何

所似天地一沙鷗地一作外一

懷舊【趙】曰懷蘇源明也公平生素最善今已死而追悼之故曰懷舊【崔】曰永泰元年在成都時作又有哭蘇少監鄭司户詩

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喪一作衰便有死生分有一作作老罷知明鏡【師】曰言覽鏡知其衰老也悲來望白雲【師】曰古有白雲篇觀源明之篇詠則情不勝其悲也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批】落句不忍讀【夢弼】曰義源明爲文詞之伯也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四